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

史論上

公孫弘傳贊

班孟堅翰曰凡史傳之末作一贊以重論傳內人之善惡命曰史論

贊曰良曰贊亦論之通稱公孫弘上式倪寬皆以鴻漸之

翼困於燕雀善曰李奇漢書注云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

言皆以大材初困為俗所薄若燕雀不知鴻鵠之志銑曰此三人進趣相類故連言之鴻水





鳥也此三人皆有大材如鴻鳥之羽翼然皆初困俗人所薄鷲雀小鳥喻俗人也

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善曰漢書公孫弘

少時家貧牧羊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武帝初即位召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徵賢良

文學對策拜博士遷丞相又曰卜式以田畜為事式以入山牧羊十餘年年致千餘頭上拜為

中郎遷御史大夫韋昭漢書注曰遠亦謂耕牧在遠方也向曰同善注言皆屈高遠之迹以

牧羊豕也時謂徵賢良是時漢興六十餘載海

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

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

父而歎息善曰漢書曰武帝為太子聞枚乘名及即位乘已年老迺以安車蒲輪徵

乘又曰主父偃齊國臨淄人武帝時言九事其八事為律令上書闕下朝奏暮召入見謂曰公

安在何相見之晚也齊曰是時武帝時也四夷四方之夷也賓服也制度禮法也闕缺也不

及如前不能羣士慕響異人並出上式拔於

芻牧弘羊擢於賈善同良注良曰芻牧謂牧羊也拔擢皆舉用

也桑弘羊洛陽賈豎子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衛青奮於奴僕日磧出

於降虜善曰漢書曰衛青其父鄭季與陽信長上召青為建章監侍中又曰金日磧本匈奴休

屠王子王降漢後悔昆邪王殺之將其衆降日磧以父不降没入官輸黃門養馬馬

肥好上拜為馬監翰曰虜獲也斯亦曩時

板築飯牛之明已善曰尚書序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



孟子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悲擊牛角而疾歌矣

曰同善注言此數君之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

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善曰漢書曰倪寬治尚書為侍御史上問

尚書一篇擢善曰漢書曰石慶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

為中大厚也厚行謂孝謹也質直則汲黯卜

式善曰漢書曰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為主爵都尉數直諫又曰卜式言郡國不便鹽鐵船

有筭可罷齊曰質正也直謂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嗜慾卜式數言郡國不便帝皆重之

推賢則韓安國善曰漢書曰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已者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此皆天下名士又曰鄭當時字莊陳人也為大司農每朝候上問說未嘗

不言天下長者聞人之善進之上唯恐後

曰推舉也安國所推舉皆當時能士鄭當時常四郊置驛以定令則趙禹張湯

迎天下賢士善曰漢書曰張湯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諸律令又曰趙禹奏

人至中大夫鏑同善注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逸曰轉免隨俗也漢書曰枚臯字少孺不通經術談笑類俳倡以故得姝黷

遷同姓也滑稽則嚴助朱買臣善曰漢書曰嚴助為中大夫與朱買臣並在左右

齊曰應對謂抗荅君上歷數則唐都落下閎

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方士唐都邑郡落下閎與

焉益部者舊傳曰閣字長公巴郡閬中人也明

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武帝時友人同縣譙隆薦閣待詔太史更作太初歷拜侍中辭不受風



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

桑弘羊善曰漢書曰李延年中山人坐法腐刑

為侍中濟曰同善奉使則張騫蘇武善曰漢

騫漢中人也以郎應募使月氏去十三年得還

騫以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知水草處軍得以

不之封騫為博望侯蘇武字子卿杜陵人也武

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匈奴乃

徙武北海上武杖漢節牧羊武留匈奴十九歲

乃還拜為典屬國銑曰張騫蘇武並著誠節

也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善曰漢書曰衛青字仲

向曰此二人俱為騎將軍凡六出擊匈奴受遺

則霍光金日磾善曰漢書曰武帝病篤霍光曰

子君行周公之事光讓曰磾曰臣其餘

不如光並受遺詔輔少主濟同善注

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

孝宣承統纂修洪業善曰國語曰祭公謀父曰

曰其餘謂諸道術者勝盡也興起也言起作功

業制度後代無能及武帝也統紀纂繼洪大也

繼脩大業謂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善曰六藝

脩武帝故事書武帝詔曰察吏民茂才異等

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

始以儒術進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修齊詩事同

易賀入說上善之倉梁丘賀字長公從京房受

濟南伏生受尚書以賀為郎至少府夏侯勝從

至長信少府韋賢修詩傳子



玄成至丞相嚴彭祖字次公與顏安樂俱事桂  
孟公羊春秋有顏嚴之學為太子太傅穀梁學  
有尹更始為諫議大夫銑曰蕭望之脩齊書  
同善注言此六人並以儒術進為著職也

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向曰王褒劉向以文章將相

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善

漢書曰張安世字少孺宣帝即位為大司馬車

將軍杜延年字幼公為太僕給事中宣帝任

信之即奉駕入給事中濟曰趙充國討西羌

有功封營平侯魏相邴吉于定國皆丞相並有

名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

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善曰漢書曰

為揚州刺史宣帝以為為潁川太守王成為膠東

相政甚有聲宣帝最先褒之龔遂字少卿宣帝

以為渤海太守人皆富實獄訟止息鄭弘字穉

卿為淮陽相以高第入為右扶風召信臣字翁

卿為南陽太守吏民親愛號之曰召父韓延壽

字長公為東郡太守吏民敬畏趨嚮之斷獄大

減為天下最尹翁歸字子況拜東海太守東海

大治趙廣漢字子都涿郡人守京兆尹發姦

摘伏如神嚴延年字次卿為涿郡太守道不拾

遺張敞字子高河東人守京兆尹抱鼓稀鳴市

無偷盜良曰言此數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

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翰曰次謂次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於武帝時也

于令升善曰何法盛晉書曰于寶字令

遷散騎常侍卒撰晉紀起宣帝迄愍  
五十二年評論切中咸稱之善  
銑



曰論者論革魏命之事革改也言改魏命歸於晉故史官作此論以論之

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苟有代謝非人事

也善曰尚書曰俟天命淮南子曰二者代謝也序也言帝王必待天命而後興且

有代序興廢皆非人事所能致也文質異時興

建不同善曰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

而改尚書大傳曰文質再而復齊曰言故古

帝王之興或以文或以質其位不同也

之有天下者栢皇栗陸以前為而不有應而不

求執大象也善曰莊子曰獨不知至德之時乎

至治也淮南子曰天地大矣成而弗有老子曰

執大象天下往良曰栢皇栗陸上古帝王號

為謂為理而不自有其功應謂應德而不求

其報象法也言如此之君但執淳素之大法

黃世及以一五臣本作民也善曰父子相承以一

克曰昔帝鴻氏有不材子杜預曰帝鴻黃帝也

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翰曰世及謂父子

相承也言如此以一人堯舜內禪體文德也漢

之心不令有二人也

魏外禪順大名也善曰謝靈運晉書禪位表曰

曰文德漢晉外禪有翦伐之事故曰順名以名

而言安得不僭稱以為禪代邪靈運之言似出

于此文既詳悉故具湯武革命應天人也善曰

引之銑同善注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向曰湯伐桀

武王伐紂以啓其昏暴天人厭之故應而伐

高光爭伐定功業也善曰漢高祖及光武也仲

長子昌言曰高光二祖之



神武遇際會而不能得管子曰禹平治天下及  
桀而亂之湯放桀以定禹功也湯平治天下及  
紂而亂之武王伐紂以定湯功也齊各因其  
日高祖光武伐滅項羽王莽克定功業善曰  
運而天下隨時五臣本隨時之義大矣哉周易

曰隨元亨隨時之義大矣哉良曰言各逐運  
數而天下之人隨大矣哉言此義廣大不可得  
言也古者敬其事則無則命以始今帝王受命而

用其終善曰尚書曰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孔  
安國曰將即政故至文祖廟告也魏志

曰陳留王咸熙二年十二月禪位于晉嗣王左  
氏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狐突  
歎曰時事之徵也故敬其事則命以始今命以  
時卒閔其事也翰曰古者謂堯也事謂萬機  
之事也始初也今謂陳留王也豈人事乎其天  
終謂終帝之事而禪位於晉也

意乎銑曰言終始不同豈  
惟人事邪乃天意也

晉紀總論向曰此論自宣帝至愍帝合  
其善惡而論之是名總論矣

### 于令升

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仕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陶謙奏記於朱雋曰將軍  
既文且武應運而出銑曰雄才謂英雄也碩  
大也應運謂應聖人之期運也仕值魏太祖創  
謂魏武為漢丞相時懿仕文學掾

基之初籌畫軍國嘉謀屢中善曰于寶晉紀曰  
魏武帝為丞相命

高祖為文學掾每與謀策畫多善遂服輿軫區  
良曰籌謂計策也嘉善屢數也

馳三世善曰于寶晉紀曰魏文帝即位為丞相  
長史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翰曰



輿軫車也謂乘輿也三代謂文帝時為丞相性  
明帝即位遷驃騎大將軍兼武帝文學掾也性

深阻有如城府而能寬綽以容納行任數以御

物而知人善采拔善曰管子曰聖君任法不任  
智任數不任說尚書禹曰知

人則哲能官人  
銑曰言宣帝志性深阻如城  
府之深固也又能寬綽容納於物數術也御使

也言任數術之人使之知其善故賢愚咸懷小  
者必取擢而用矣采取拔擢也

大畢力善曰漢書穆王曰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東觀漢記太史官曰明主勞神忠臣畢

力  
向曰懷  
來畢盡也爾乃取鄧艾於農隙引州泰於行

役委以文武各善其事善曰魏志曰鄧艾字士  
林義陽人也典農綱紀

上計吏因使見太尉司馬宣王宣王奇之辟以  
為掾遷尚書郎郭頌世語曰初荊州刺史裴潛

以州泰為從事司馬宣王鎮宛潛數詣宣王  
由此為宣王所知歷充豫州刺史濟曰隙卑

細兒艾善武而泰善文言宣  
王能委任之各盡其事也故能西擒善本不  
從才

孟達東舉公孫淵善曰于寶晉紀曰新城太守  
孟達反高祖親征之屠其城

斬達魏志曰公孫淵為遼東太守景初元年徵  
淵遂發兵逆於遼遂自立為燕王三年遣司馬

宣王征淵斬淵傳首洛陽  
良內夷曹爽外襲

曰孟達為金城太守擒執也

王陵善曰于寶晉紀曰高祖與曹爽俱受遺輔  
政爽橫恣日甚高祖乃奏事永寧宮廢爽

兄弟以侯歸第有司奏黃門張當辭道爽反狀  
遂夷三族又曰高祖東襲太尉王陵于壽春初

陵以魏主非明帝親生且不明也謀更立楚王  
彪陵聞軍至面縛請降高祖解縛反服見之送

之京都飲藥而  
翰同善注神略獨斷征伐四克善曰楊維  
連珠曰兼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相相征伐四克也

於四維御羣后大權在已善曰春秋孔演圖曰太子執圖諸侯得之

大權成向曰維持御使也羣后衆屢拒諸葛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善曰漢書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官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濟曰諸葛

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

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

之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善曰于寶晉紀曰世

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

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良曰屢數也鄙亦邊也虧闕象

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翰曰繼

業謂相繼以玄豐亂內欽誕寇外善曰于寶晉

成帝業者也玄豐亂內欽誕寇外紀曰中書令

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

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

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相相征伐四克也

於四維御羣后大權在已

大權成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官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

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

之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

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

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業謂相繼以

成帝業者也

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

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

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

聽獨斷聖王之法也法言曰湯武相相征伐四克也

於四

大權成

亮節制之兵而東支吳人輔車之勢

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左氏傳官之

奇曰諺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

亮蜀將也節制言亮軍士有節度制法也支亦

拒也輔車之勢謂吳與蜀為援助而宣王能拒

之軍旅屢動邊鄙無虧於是百姓與能大象始

搆矣世宗承基太祖繼業

軍大將軍輔政又曰太祖文皇帝母弟也世宗

崩進位大將軍錄尚書事輔政周易曰人謀鬼

謀百姓與能

法也言晉之興盛大法從此始立也

業謂相繼以

成帝業者也

李豐推太常夏侯玄謀廢大將軍世宗聞之乃

遣王羨迎豐至世宗責之豐知禍及遂放惡言

勇士築殺之玄夷三族又曰揚州刺史文欽自



庸蜀

善曰于寶晉紀曰景元四年大舉伐蜀大祖部分諸軍指授方略使征西將軍鄧艾

自狄道攻姜維於沓中使鎮西將軍鍾會自駱谷襲漢中漢書馮唐曰上古王者遣將也跪而

推轂曰閩以內寡人制之閩以外將軍制之戰國策曰樂毅輕卒銳兵長驅至齊尚書曰及庸

蜀人良曰天子遣將推轂而送鍾三關電掃會鄧艾為將征蜀破之庸蜀地名也

劉禪入臣善曰吳志賀邵曰劉氏據三關之險守重山之固張瑩漢南記曰蜀有陽

平江關白水北為三關于寶晉紀曰鄧艾進軍城北蜀主劉禪而縛輿輓詣壘門范曄後漢書

閻忠說車騎將軍皇甫嵩曰旬月之間神兵電掃翰曰電掃言疾也入臣謂降也餘同善注

天符善本人事於是信矣善曰東觀漢記耿純說上曰天時人事已

可知始當非常之禮終受備物之錫善曰于寶晉紀曰天

子命太祖為晉公九錫之禮又進公爵為王左氏傳子魚曰備物典策

九錫也備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謂祭器之物名器崇於周公權制嚴於伊尹

崇高也周公代成王攝政伊尹夏賢臣輔太甲放於桐宮故云權制嚴也言文帝為魏輔亦如

周公伊尹至於世祖遂享皇極善曰世祖武帝也尹也

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善曰事當也皇極天子位也言武帝受禪遂當天子之

位正位居體重言慎法善曰周易曰君子正位

行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良曰正位天子位也體謂得中正之體而重其言語慎其法令

仁以厚下儉以足用善曰周易曰山附於地刺

儉以足用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論語曰君

寬以愛民和而不弛寬而能斷善曰論語曰君



昭國語注曰弛廢也尚書曰寬而果斷猶決也翰曰弛緩也故民詠惟新四

海悅勸矣善曰毛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周人忘其死說之大民勸矣哉銑曰言人皆歌誅思其新君也四方之國俱喜悅相勸勉而從

之新君武帝也初受魏禪故云新君

聿脩祖宗之志思輯戰國之

苦善曰毛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向曰聿

戰國之艱腹心不同公卿異議善曰腹心謂近

苦輯和也華王濬言伐吳便荀勗賀充以為不便也而獨五臣無納羊祜之策

以從五臣為衆善曰于寶晉紀曰征南大將軍

強臨吳之危契軍不踰時剋可必也上納之而未宣左氏傳樂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

也從之不亦可乎良曰上故至於咸寧之末

遂排善本羣議而杖王杜之決善曰于寶晉紀

驤將軍王濬上疏曰吳王荒淫且觀時運宜征

伐上將許之賈充荀勗等畢諫以為不可張華

固執之杜預亦上疏上先納羊祜之謀重以濬

預之決乃發詔諸方大舉翰曰咸寧武帝年

號排推也言排去荀勗賈充之議也杖持也言持任王濬杜預之決汎舟三峽介

馬桂陽善曰左氏傳晉飢秦輸之粟命之曰汎

未安縣有高山相對民謂之峽左氏傳曰晉郤克與齊侯戰于鞍齊侯不俟介馬而馳之漢書曰有桂陽郡高帝置之銑役不二時江湘五

作來同善曰于寶晉紀曰咸寧五年十一月命湖安東將軍王渾龍驤將軍王濬帥巴蜀



之卒浮江而下太康元年四月王濬鼓譟入于石頭吳主孫皓面縛輿觀降于濬毛詩曰淮夷來同也向曰役謂舉師役也三月夷吳蜀之一時江湖吳險固也來同謂並歸晉

壘垣通二方之險塞掩唐虞之舊域班正朔於

八荒善曰漢書曰賈捐之曰堯舜之盛也地方

不歸義其泉賦曰八荒協兮萬國諧濟曰夷

平也壘垣軍壘也吳蜀俱帶江山故云險塞唐堯也虞舜也舊域謂舜禹太平之域也

班布也正朔謂歷數也八荒八方也太康之中天下書同文車同軌善曰禮記子曰今天下

太康武帝年號也吳蜀牛馬被野餘糧棲畝行

平故云同文同軌也

旅草舍外閭不閉善曰東觀漢記曰建武十七

年商賈重寶單車露宿牛馬

放牧道無拾遺淮南子曰昔容成之時置餘糧於畝首蔡邕胡廣碑曰餘糧棲乎畝畝毛詩曰

召伯所茇毛萇曰茇草舍也禮記曰外戶不閉謂之六同翰曰餘糧棲畝謂禾稼之穗於田

畝之中不收如鳥之棲宿耳舍宿也民相遇者

無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於道路善曰禮記孔子曰昔者大

道之行也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子銑曰言禮義大行也資給也故于時有

天下無窮人之諺善曰莊子孔子曰當堯舜而

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向曰雖太平未

洽亦足以明吏奉其法民樂其生百世善本之

一時矣善曰東觀漢記詔曰吏安其職民樂其

業孝經接神契曰天下歸往人人樂生



論語曰百世可知言喻遠也濟曰言雖未洽上古太平之風然亦足以稱明時矣吏平民安可謂百代而有一時也武皇既崩山陵未乾楊駿被誅母

后廢黜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善曰漢書崔禹曰將軍墳墓未乾于寶

揚氏于永寧宮策廢為庶人居於金墉城良曰山陵未乾言時近也駿為太傅作亂被誅母

為惠帝毋朝士舊臣夷滅者數十族尋以二公楚王

之變善曰于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善曰于寶晉紀曰太子太傅孟觀知中宮

宰汝南王亮太保衛瓘張華以二公既亡楚必專權使董猛言於后遣謁者李雲宣詔免瑋付

廷尉瑋以矯詔伏誅翰曰夷誅也族門也宗子無維城之助而關伯

實沈之卻歲構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善曰毛詩曰懷德惟寧宗子維

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曠野不相能日尋干戈以相征討關伯實沈則參商也銑曰維

連也言宗子連城封之以助京室也高辛氏有二子長曰關伯季曰實沈不相穆以干戈相討

言諸王兄弟歲構卻如關伯師尹無具瞻之貴而顛墜戮辱

之禍日有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之以善曰毛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瞻之以

成其貴顛仆墜落戮殺辱汚也言惠帝朝廷日有此禍至乃易天子以太

上之號而有免官之誼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善曰臧榮緒晉書曰惠

王倫倫以兵留守衛上號曰太上皇改金墉曰永安宮中書令繆播云太史案星變事當有免

官天子濟民不見德唯亂是聞善曰左氏傳善曰左氏傳

同善注見德唯戮是聞良曰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良曰朝為伊周夕為桀跖善

人不見為德但聞為亂







冀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淵遷離石遂謀亂淵在

東莞東安二郡復攻青州銑曰劉淵以離石

之卒攻破諸郡縣自稱王王彌起兵攻東莞復

攻青州也二十餘年而河洛為墟戎羯稱制二帝

失尊山陵無所善曰于寶晉懷紀曰賊劉曜入

陽又愍紀曰劉曜寇長安劉粲寇於城下天子

蒙塵於平陽矣向曰河洛之都皆為劉曜劉

粲所破化成血墟戎羯謂羌胡也二帝謂愍懷

懷帝為劉曜所虜愍帝為劉粲所虜俱蒙塵於

平陽死於虜廷故云山陵無所何哉樹立失權託付非才四維

不張而苟且之政多也善曰管子曰不供祖舊

國乃滅亡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

漢書王嘉上疏曰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

濟曰失權為樹立繼嗣失權宜也非才謂不得

人也四維謂禮義廉恥也苟且猶曲從以為政

也言晉亡也夫作法於治其弊猶亂作法於亂誰

能救之善曰左氏傳曰渾罕曰君子作法於涼

曰弊衰也誰能救之故于時天下非暫弱也軍旅

之言不可救也非無素也彼劉淵者離石之將兵都尉王彌者

青州之散吏也善曰于寶晉武紀曰太康八年

也離石縣名都尉官也詔淵領北部都尉翰曰素習

散吏謂無所主當也蓋皆弓馬之士驅走之

人凡庸之才非有吳先主諸葛孔明之能也新

起之寇烏合之衆非吳蜀之敵也善曰曾子曰



雖相歡後必相咋銑曰弓馬士謂劉淵也駟走人謂王彌也先主孫權寇賊也烏合之衆謂無部分也言劉淵王彌不如吳蜀之敵遠矣脫耒為兵裂裳為旗非

戰國之器也善曰賈誼過秦論曰斬木為兵揭竿為旗也言脫農器為干戈裂衣裳為旗幟皆非戰器也

自下逆上非鄰國之

勢也然而成敗異效擾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善本無芥字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擾亂也淮南子曰兵略者乘勢以為資清淨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者也漢書梅福上書曰高祖舉秦如鴻毛取楚如拾遺濟曰自下逆上謂臣伐君也非鄰國謂不如吳蜀之勢也效象也擾亂也驅羣羊言易也二都洛陽長安也

將相侯王連頭受戮

拾遺謂如拾遺草於地

乞為奴僕而猶不獲善曰于寶晉紀曰劉曜入京都殺大將軍吳王晏光后嬪妃主虜辱於

戎卒豈不哀哉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劉曜入于京都六宮幽辱征西將軍南陽王模出降以媢妃劉氏賜胡張平為妻

夫天下

大器也羣生重畜也愛惡相攻利害相奪其勢

常也善曰文子老子曰天下大器也不可執也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漢名臣奏

陳風對問曰民如六畜在牧養者耳周易曰愛惡相攻而吉凶生情偽相感而利害生六韜曰

利害相臻猶循環之無端銑曰大器天子之器也羣生萬人也畜養也攻害也言愛惡利害

相傾是若積水于防燎火于善本原未嘗寧靜

其常勢

其常勢



也善曰周禮曰以防止水鄭玄曰偃豬畜流水之岐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向曰防隄也

燎燒也器大者不可以小道治勢動者不可以

爭競擾濟曰言治天下之器者當用大道也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也擾安也

古先哲王知其然也是以扞其大患而不有其

功禦其大災而不尸其利善曰禮記曰聖王之制祭祀也能禦其大

災則祀之能扞大患則祀之良曰言智王知不可爭競安也扞亦禦也尸主也言禦災患為

人已不自百姓皆知上德之生已而不謂浚已

以生也善曰左氏傳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

浚我以生乎杜預曰浚取也翰曰上德謂古之賢王也生養浚取也言聖王布德養百姓凡

主取人是以感而應之悅而歸之如晨風之鬱

北林龍魚之趣淵澤也善曰毛詩曰鴉彼晨風鬱彼北林孫卿子曰川

淵深而魚鼈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川淵者龍魚之居也國家者士人之居也

應之謂聖德之王而人歸之也晨風鳥也林茂鳥歸之淵深魚趣之君有德則人附之此皆相

感順乎天而享其運應乎人而和其義向曰聖人應天

順人隨運然後設禮文以治之斷刑罰以威之

以和其義善曰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毛詩序曰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左氏傳叔向詒子產書曰嚴

斷刑罰以威其淫濟曰設禮文以防君子著刑書以威小人

謹好惡以示之審禍福以喻之

善曰孝經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謝承後漢書曰朱雋宣國



威靈審示禍福良曰諭曉也言敬示善惡以曉百姓也求明察以官之篤

慈愛以周之故衆知向方善曰左氏傳叔向曰猶求聖哲之主明察

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禮記曰樂行而人向方翰曰求明察之人以為官人君厚慈愛之

惠以堅固其心然後人皆樂其生而哀其死善曰

知向正道矣方道也鶡冠子所謂人悅其教而安其俗君子勤禮小

者惡死樂生人盡力善曰孟子曰萬乘之國行仁政民悅之

猶解倒懸也老子曰安其居樂其俗趙

路洽蒲孔子曰此其恭敬以信故其人盡力

銑曰言悅教安俗故廉恥篤於家閭邪僻銷於

君子小人各得其分曾懷善曰管子四維一曰禮二曰義三曰廉四

曰恥禮記曰惰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

向曰篤厚也閭里門故其民有見危以授命而

銷除也曾懷心府也不求生以害義善曰論語子張曰士見危致命

又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

仁齊曰言人被君之化見有危又況可奮臂

難則授命而死終不求生傷義也大呼聚之以干紀作亂之事乎善曰漢書淮南

王安上疏曰陳

勝吳廣奮臂大呼天下響應良曰干犯也紀

網也言人各守節義安可呼之以犯綱紀而為

亂乎言基廣則難傾根深則難拔理節則不亂

不可也膠結則不遷善曰文子曰人主之有民猶城之

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厚

則上安翰曰傾崩也理節謂政教有條理節

度也膠固也言君布仁惠之基根深廣又不失

理節則人心固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結而不可遷也

是以前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是以昔之有天下者所以長久



也夫豈無僻主賴道德典刑以維持之也善曰左氏

傳韓厥曰三代之令王皆數百年保天之祿夫豈無辟王賴前哲以免也毛詩曰雖無老成人

尚有典刑銑曰人心不遷故長久尚曰言

昔之累代有天下者中間豈無邪僻之主哉而不亡者蒙先人故延陵季子聽樂以知諸侯存

亡之數短長之期者蓋民情風教國家安危之

本也善曰左氏傳曰吳公子札來聘請觀於周樂使工為之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

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表東海者其太公平國未可量也齊曰吳公子季札封於延陵季

者男子之美稱今連封而美言之故曰延陵季子也善知樂入其國聞樂聲則知存亡長短之

期也然樂則體人之情昔周之興也后稷生於

姜嫄而天命五臣昭顯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善曰

毛詩序曰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良曰姜姓也嫄后稷母名也后稷周之祖先播

殖百穀以養人而天下皆蒙之而文王武王承至仁之後故能成功而王者也故其詩

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曰立我蒸民莫匪爾

極善曰毛詩周頌文也鄭玄曰周公思先祖之

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又播殖百穀蒸民乃粒天下無不於汝得其申者言反其性

翰曰克能也言后稷有功能配天而食蒸衆也極中也言衆民蒙播殖又曰實穎實粟即有節

胎家室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穎垂穎也鄭玄曰粟成熟也后稷教世種黍稷堯

改封於郟就其家室無變更也銑曰實是也粟急成也言后稷教人播黍稷是穎茂之盛而



大成熱也郃后稷舊居堯以有功封之於郃使無變改家室至于公劉遭狄

人之亂去郃之豳身服厥勞故其詩曰乃裹糒

糧于橐託于囊善曰毛詩大雅文毛萇曰小橐曰囊鄭玄曰為狄人所迫逐不忍鬪其民裹糧食囊之中棄其餘而去向曰

公劉后稷曾孫也狄人侵郃不忍使與鬪乃棄

郃之豳豳戎狄地名大曰橐陟則在嶽復降在

原以處其民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萇曰嶽小

升嶽復下在原言反覆之重民居濟曰陟升也嶽小山也降下也言人從公劉居者或升山

或下原反覆重苦也以至于大王為戎翟所逼而不忍百

姓之命杖策而去之善曰莊子曰大王亶父居豳狄人攻之太王曰與人

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

忍也子皆免居矣因杖策而去良曰大王王季父也逼迫也不忍謂不能使百故其詩曰來

朝走馬率善本西水滸至于岐下善曰毛詩大

來朝走馬言其避惡早且疾也循西水涯漆沮

側也謂亶父避狄循漆沮之水而至岐下翰

曰來朝走馬言避惡早且疾也周民從而思之

率循也許水涯岐下岐山之下

曰仁人不可失也故從之如歸市善曰毛萇詩

豳狄人侵之乃屬其耆老而告之曰吾聞之君

子不以其養人而害人二三子何患無君去之

踰梁山邑於岐山之下豳人曰仁人之君不可

失也從之如歸市銑曰周人謂公劉所居豳

人也皆曰仁人之君不可居之一年成邑二年



成都三年五倍其初善曰新序曰太王亶父止

而歸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每勞來而安

五倍其初何曰言所從者漸多

集之善曰毛詩序曰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

濟曰言以仁惠撫養所從

之人而人安而集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

之勞來撫養也

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善曰毛詩大雅文也毛

善曰慰安也人心定乃

安隱其居乃左右而處之乃疆理其經界乃時

耕其田畝者鄭玄曰時耕曰宣良曰慰安止

居也言安其居左右處之疆理界畔

也時耕曰宣畝隴也言各安其業

以至於王

季能猶其德音善曰毛詩曰維此王季帝度其

心猶其德音毛萇曰心能制義

曰度猶靜也鄭玄曰德政應和曰猶

翰曰王

季太王之子也猶猶繼也言能繼太王德政之

音故其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載錫善曰

大雅文也左傳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慶賞刑威曰君毛萇曰光大也鄭玄曰載始也

始使之顯著也銑曰克能類言也言能明能

善為君長始賜光大之德於子孫也載始錫賜

也至于文王備脩舊德而惟新其命善曰毛詩

曰周雖舊

邦其命惟新鄭玄曰太王國於周至文王而受

命言新者美之也何曰備具也舊德謂王季

之德也言文王脩王季之

德而受命惟新者美也

故其詩曰惟此文王

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善曰毛詩大雅

文也鄭玄曰小

心翼翼恭敬順之兒也昭明也聿述也懷思也謂

能明事上天又能述思多福

何曰翼翼恭敬兒

昭明也聿述懷來也言

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由此觀之周家世積忠

能恭敬遂來此多福



厚仁及草木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

以成其福祿善本也曰由此觀之謂已上事也

仁及草木謂澤及行葦也睦親也黃耆黃髮而

其後妃善本作躬行四教善曰禮記曰古婦人

婦功鄭玄毛詩箋曰法度翰同善注尊敬師傅服澣濯之

衣脩煩辱之事化天下以婦道善曰毛詩葛覃

也覃兮毛萇曰葛所以為絺絺女功之事煩辱者

為婦人之道使恭儉勤勞也故其詩曰刑于

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善曰毛詩大雅文

鄭玄曰御治也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也言文王以禮法接其妻至于宗族

絜白之志中林之士有純一之德善曰毛詩曰

可求思鄭玄曰女雖出游漢水之上人無欲求

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也毛詩曰肅肅雝置

賢濟曰言能化之使有絜白純一之德故

曰文武自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

憂勤終於逸樂善曰毛詩六月序也鄭玄曰內

言並以禮化中國采薇詩名外謂夷狄也於是

無是字天下三分有二猶以服事殷諸侯不期



而會者八百猶曰天命未至

善曰論語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

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已矣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不期同時一朝會於武王郊祀下者

八百諸侯史記曰武王至於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武王曰天命未至也

翰曰言文王為西伯三分天下二分屬文王文王猶事紂武王伐紂八百諸侯不期而至武王曰天命未可也

言能以謙退之道而人歸焉

以三聖之智伐獨夫之紂猶正

善曰

其名教曰逆取順守保大定功安民和衆

曰崇侯諸文王於紂曰西伯昌聖人也長子發中子曰皆聖三聖合謀將不利於君尚書武王

曰獨夫受洪惟作威孔安國尚書傳曰湯順天應人逆取順守左氏傳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衆豈財

武王周公也天下之人皆心離於紂故曰獨夫

也名教謂號令也保安也

猶著大武之容曰未

盡善也

善曰論語孔子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也雖有大武之功孔子猶曰未盡善也

及周公遭變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者則皆農夫女工

衣食之事也

善曰毛詩七月序也

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六王而武始居之十

八王而康克安之

善曰國語曰靈王二十年穀洛闕王欲壅之太子晉諫曰

后稷始基靜氏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十八王而康克安之其難也如是韋昭曰基始也靜安也



自后稷播百穀以始安民凡十五王世脩其德  
至文王乃平民受命也十五王謂后稷不窋鞠  
陶公劉慶節皇僕羌弗毀俞公非高圉亞圉公  
組大王王季文王也十八者加武王成王康王  
并上十五良曰十六王至武王也始若王位  
也十八王康王也克能也言積仁至此始能安  
理天故其積基樹本經緯禮俗節理人情恤隱  
下者

民事如此之纏綿也

五臣無也字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經緯禮律王肅

家語注曰經緯猶織以成之也國語祭公諫父曰勤恤民隱翰曰節理謂以節度理人也恤

憂隱微也纏綿遠也言文王結基本根之遠爰及上代雖文質異時

功業不同及其安民

五臣作人立政者其揆一也善

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一質一文據天地之道也天質而地文又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左

傳楚子曰夫武安民和衆豐財尚書有立政篇孟子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銑曰言周上代

有文有質雖其不同安人為政度之一致也揆度也今晉之興也功烈於

百王事捷於三代蓋有為以為之矣

善曰禮記孔子曰昔

者魯公伯禽有為為之向曰烈盛也百王謂先代之帝王捷急也三代夏殷周也盛急如此

蓋取天下為己而不為人也宣景遭多難之時務伐英雄誅

庶桀以便事不及脩公劉大王之仁也

善曰左氏傳司

馬侯曰或乃多難尸子曰便事以立官也以固其國濟曰多難謂四方未靜也桀傲也言務

在用兵伐其英雄誅其傲慢以受遺輔政屢遇便當時是不及公劉脩仁恩也

廢置故齊王不明不獲思庸於亳

善曰魏志曰齊王芳字蘭



都也**高貴沖人不得復子明辟**善曰魏志曰高貴鄉公諱髦字

士彥齊王廢即皇帝位魏氏春秋曰帝自出討文王擊戰鼓出雲龍門賈充自外人帝師潰騎督成倅弟濟以矛進帝崩于師尚書曰惟予沖人弗及知又周公曰朕復子明辟翰曰齊王廢立高貴鄉公髦後舉兵相府誅文王不克舍人成濟以戈中帝崩於車也沖童也昔周公攝成王政後復子明辟而高貴童昏不得如成王反明君之位**二祖逼禪代之**

**期不暇待三**善作**分八百之會也**善曰二祖景祖謂太祖文皇帝代祖武皇帝并言二者但取其逼近也禪傳也既傳而取不暇如武王與兵

而會諸**是其創基立本異於先代者也又加之**

**以朝寡純德之士鄉之不二之老**善曰景福殿賦曰武創元

基尚書曰昔君文武則有不二心之臣向曰言立根本急速不如先代武王寡少也純厚也

不二謂不二心之臣也**風俗淫僻恥尚失所學者以莊老**

**為宗而黜六經**善曰于寶晉紀劉弘教曰太康

少有說事濟曰淫過僻邪也言風俗過邪以高尚為恥辱而人失所良曰黜退也莊老放

譏為德六經以莊敬為本言**談者以虛薄為辯**

**而賤名檢**善本作儉善曰王隱晉書曰王衍

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為群俗**行身**銑曰虛薄虛談也名檢法度也



者以放濁為通而狹節信

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以容放為夷達

王隱晉書曰貴遊子弟多祖述於阮籍同禽獸為通又傳玄上疏曰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

節也翰曰時以放情濁行者為通而以節信為褊狹也進仕者以苟得為

賢而鄙居正善曰鄭玄毛詩箋曰祿仕者苟得

向曰苟且之容而進仕者則貴之居正直則見鄙惡當官者以望空為高

而笑勤恪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

日以蘭薰之器濟曰望空謂不識是非但望空署白而已恪謹也是以目三公

以蕭杌之稱標上議以虛談之名

善曰于寶晉紀云言君上

之議虛談也蕭杌亦詳良曰言時名目三公皆蕭然自放杌爾無為名稱標著上議以正朝

廷者則蒙虛談之名劉頌屢言治道傅咸每糾邪正皆謂

之俗吏善曰于寶晉紀曰劉頌在朝忠正才經

所施行又曰尚書郭啓出赴妹葬疾病不辭左丞傳咸糾之尚書弗過王隱晉書傅玄曰論經

禮者謂之俗生說理法者名為俗吏翰曰屢數也理道謂理人之道糾彈也言此二人論理

道彈邪正時其倚杖虛曠依阿無心者皆名重

海內銑曰倚依也杖持曠大也謂虛談惑眾者

海內重若夫文王日昃不暇食仲山甫夙夜匪

懈者蓋共嗤點五臣作黜以為灰塵而相詬未病矣

善曰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弗暇食毛詩曰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夙夜匪懈以事



一人鄭玄毛詩箋曰言時人骨肉無相詬病也  
說文曰詬恥也 向曰嗤笑黜辱也言文王仲

山甫之勤者皆共笑辱輕 由是毀譽亂於善惡  
之如灰塵取之以為病者

之實情愚奔於貨欲善本之塗選者為人擇官

官者為身擇利善曰謝承後漢書呂強上疏曰

擇人反為人擇官也 濟曰言毀譽善惡皆不

知其實也愚邪也欲貪也選者不復為官擇賢

為官者但擇 而秉鈞當軸之士身兼官以十數

所利而趣 善曰毛詩曰秉國之鈞四方是維柏寬鹽鐵論

曰車丞相當軸處中括囊不言 良曰秉執鈞

重事則更兼領十餘職 大極其尊小錄其要

機事之失十恒八九五臣有也字善曰漢書解

胡廣曰機密之事 翰曰要善也言大任者極

其尊重皆少能錄人善政故機微之事多失也

而世族貴戚之子弟陵邁超越不拘資次善曰

論曰非勢家之子率多因資次而進之悠悠風

銑曰言貴戚子弟皆不拘資次而超進悠悠風

塵皆奔競之士五臣無士字善曰孔安國論語

汗辱也晉諸公讚曰人人望品求者奔競 向

曰悠悠遠兒風塵喻穢俗也言又遠以來悉皆

勢利列官千百無讓賢之舉善曰孫卿子曰天

史記曰司馬季主曰試官不讓賢 銑子真著

曰言官雖多無有能讓舉賢人也

崇讓而莫之省善曰子寶晉紀曰時禮讓未興

孫盛晉陽秋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 子雅制九

良曰疾時貪競而時君不能省察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子雅制九



班而不得用

善曰王隱晉書曰劉頌字子雅轉吏部尚書為九班之制裴頠有所

駁

翰曰作九班之制以別尊卑為裴頠所駁事不見行

長虞數直筆而不

能糾

善曰孫盛晉陽秋曰司隸校尉傅咸劾直正厲果於從政先後彈奏百寮王戎多不

見從

銑曰傅長虞為司隸校尉前後執正彈糾百僚多不見從

其婦女莊擲

織絰

女金皆取成於婢僕

善曰禮記曰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與

漱擲絰笄織絰見下句

向曰擲梳也

未嘗知

女工絲枲

齊

之業中饋酒食之事也

善曰禮記曰女子十

年不出執麻枲治絲繭織絰紉紉周易曰在中饋無攸遂毛詩曰乃生女子無非無儀酒食是

議 濟曰絲治繭也枲麻也謂緝績也中饋謂祭祀之具言食祿之家婦人皆不嘗知此事矣

先時而婚任情而動故皆不恥淫逸之過不拘

妬忌之惡有逆于舅姑有反易剛柔有殺戮妾

媵有黷亂上下

善曰爾雅曰婦稱夫之父曰舅稱夫之母曰姑禮記曰婦將有

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又曰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公羊傳曰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

二國往媵之以姪娣禮記曰婚禮者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尚書說命曰黷于祭祀時

謂弗欽 良曰禮男三十而婚女二十而嫁先時不依禮而早婚娶也反易剛柔謂陵夫之政

媵亦妾類黷亂上下謂不恭也

父兄不

善作之罪也天下莫之

非也又况責之聞四教於古脩貞順於今以輔

佐君子者哉

善曰禮記曰古婦人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列女傳宋鮑女宗曰



貞順婦人之至行也毛詩序曰后妃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翰曰不罪不非俗以為是也四教四德也貞順者婦人之志行也言為淫逸妬忌天下且不以為非禮沉責脩德行以輔佐

君子禮法刑政於此大壞如室斯搆而去其鑿契如水斯積而決其隄防如火斯畜而離其薪

燎也善曰呂氏春秋曰若積大水而失其壅隄矣銑曰鑿契奠也言禮法刑政既壞欲望為理其猶構室而去鑿契積水而決隄防畜火而離薪燎也國之將亡本必

先顛其此之謂乎善曰左氏傳齊仲孫謂齊侯曰臣聞國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向曰故觀阮籍之行而覺禮謂禮法刑政也顛墜也

教崩弛之所由五臣有也字善曰于寶晉紀曰阮籍宏逸曠達居喪不帥常檢察使純賈充

之事五臣作爭而見師尹之多僻善曰于寶晉紀曰賈充饗眾官庾純

後至充曰君行常居人前今何以在後純曰有小市井事不了是以後世俗言純乃祖為伍伯又曰充之先為市魁故以戲荅良考平吳之

功而善無知將帥之不讓善曰于寶晉紀曰王渾愧欲造江而王濬

先之乃表濬違詔不受已節度濬上書自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欲構南箕成此貝錦翰曰考校也王渾與王濬平吳爭功更相表奏則知將帥不讓也思郭欽之謀而悟戎狄之有釁善曰于寶晉紀御史大夫郭欽

西北郡皆與戎居若百年之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至盟津及平吳之盛出



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置馮翊平陽帝弗聽  
銑曰悟覺也同善注言思此謀則覺戎狄為虜

覽傳玄劉毅之言而得百官之邪善曰于寶晉紀傳玄上書

曰昔魏氏虛無放誕之論盈於朝野使天下無  
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又上顧謂劉毅

曰朕方漢何主對曰相靈帝曰吾雖不及古賢  
猶剋已為治方之相靈不亦甚乎對曰相靈賣

官錢入於官陛下賣官錢入私門核傳咸之奏  
以此言殆不若也向同善注

錢神之論而覩寵賂之彰善曰于寶晉紀司隸  
以貨賂流行所宜深絕又曰魯褒字元道南陽

人作錢神論左氏傳曰取郛大鼎于宋臧哀伯  
諫曰官之失德寵賂彰也濟曰核民風國勢

考也言考此則知貨賂之行明矣善曰賈誼  
如此雖以中庸之才守文之主治之過秦篇曰

陳涉材能不及中庸論語曰中庸之為德也其  
至矣乎民鮮久矣何晏曰庸常也中和可常行

之德也公羊傳曰繼文王之體守文王之法度  
何休曰引文王者文王始受命制度也良曰

中庸謂非賢非愚之才守文謂守常平理代之主也辛有必見之於祭祀

季札必得之於聲樂善曰左氏傳曰初平王之  
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

亡矣又曰季札來聘請觀樂使工為之歌陳曰  
國無主其能久翰同善注范燮必為之請死賈誼必為之

乎善曰左氏傳曰范燮反自駢陵之役使其  
痛哭祝宗祈死曰君無禮而克敵天益其疾矣

愛我者唯祝使我速死無及於難范氏之福也  
漢書賈誼上疏曰可為痛哭者一也銑同善

注又況我惠帝以蕩五臣蕩之德臨之哉善曰

又況我惠帝以蕩作放蕩之德臨之哉善曰

又況我惠帝以蕩作放蕩之德臨之哉善曰

又況我惠帝以蕩作放蕩之德臨之哉善曰



緒晉書惠紀曰帝諱表字正度武帝崩太子即

皇帝位毛詩曰蕩蕩上帝下民之辟向曰晉

室禮樂崩壞賄賂公行庸主守之且猶向曰晉

不濟况我惠帝以放蕩之德而臨之乎故賈后

肆虐於六宮韓午助亂於外內其所由來者漸

矣豈特繫一婦人之惡乎善曰于寶晉紀曰賈

太子取后在宮不恭遜而甚妬忌有孕者輒殺

子或以手戟擲之子隨刀墜又曰韓壽妻賈午

實始助亂濟曰賈后惠帝后肆縱虐殘也六

宮中宮也言六者取象坤數也韓午壽妻賈后

妹也相助為妬忌姓亂事也言晉室不懷帝承

道而致敗壞豈獨繫賈后一婦人也亂之後得位

善有得位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太

亂之後得位善曰于寶晉懷紀曰太

良曰承亂謂繼惠帝之亂也愍帝奔播之後徒

羈束也疆臣謂東海王越也善曰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

廟其虛名善曰于寶晉紀曰洛京傾覆秦王業

天下無主有輔立之計論曰洛陽傾覆秦王業

業避難於許豫州刺史閻鼎立以為主後遷於

長安也言徒廟天子之名而無天下之重也天下之政既已去矣非

命世之雄不能取之矣善曰孟子曰五百年必

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廣雅曰命名也然懷帝初載嘉

謂去晉室也雄謂有威之稱然懷帝初載嘉

禾生于南昌善曰徐廣晉紀曰太康五年八月

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載猶生也向望氣者又

曰載年也嘉禾瑞穀也南昌郡名望氣者又

云豫章有天子氣善曰于寶晉紀曰初望氣者

曰望氣者謂占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

候之人也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

詩曰維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

詩曰維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

詩曰維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

詩曰維

及國家多難宗室迭興善曰毛



子小子未堪家多難史記太史公曰遞興遞廢能者用事良曰宗室諸王也迭更興起也

以愍懷之正淮南之壯成都之功長沙之權皆

卒於傾覆善曰王隱晉書曰愍懷太子適立為皇太子賈后無子妬害滋甚廢太子

為庶人送太子于許昌宮之別坊矯詔使小黃門孫憲害太子趙王倫醜殺賈后帝詔謚適為愍懷皇太子又曰武皇帝男允字欽度封淮南王領中護軍孫秀既害石崇等以懼允允遂進

園相府相國趙王倫閉門允兵四勝陷破無前倫息度偽云有詔助淮南王王下車受詔遂害允又曰穎字章度封成都王拜越屯騎校尉趙王倫篡位穎謀舉義兵迎天子倫死後廢太子

單立穎為皇太弟張方廢穎歸蕃遣曰徽殺之於鄴又曰又字士度封長沙王拜步兵校尉齊王周相攻問敗縛至上前又叱左右斬之河間王頥欲廢太子立成都三欲先誅又出征連戰

敗走遂誅之 翰曰同善注言此數而懷帝以王俱有權勢而卒見誅哉豈非命也

豫章主登天位善曰于寶晉惠紀曰詔豫章王熾為皇太弟皇帝崩太弟即位

崩謚曰孝懷皇帝 尚書曰天位艱哉劉向之山臣讖云滅亡之後

有少而善作水名者得之起事者據秦川西南

乃得善有朋按愍帝蓋秦主之子善有得位於

長安善本又有固秦地也善曰于寶晉懷紀曰關中建秦王業為皇

太子本吳孝王之子出為秦獻王後皇帝崩太子即位於長安崩謚曰愍皇帝 銑曰讖驗也

謂驗於前事也易曰西南得朋蓋而西以南陽

時以南陽王為右丞相是得朋也

王為右丞相東以琅邪王為左丞相善曰于寶晉紀愍帝



詔琅邪王叡曰今以王為侍中左丞相督陝東諸軍事右丞相南陽王督陝右諸軍事臧祭緒晉書曰南陽王保字景度太尉模世子或以南陽王為秦王非也 上諱業故改

鄴為臨漳漳水名也由此推之亦有徵祥而皇

極不建禍辱及身 善曰尚書考靈耀曰建用皇極宋均曰建立也皇極大中也

何曰徵祥謂識與嘉禾也皇極謂大中之道也禍辱及身謂被劉聰所虜也 豈上

帝臨我而貳其心將由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者乎

五臣作也字善曰毛詩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濟曰帝天也言豈於我懷帝有二心乎何其先

降祥瑞而速滅亡哉 淳耀之烈未渝故大命重

集于中宗元皇帝 善曰晉中興曰中宗元皇帝

帝崩于平陽陽陟皇帝位國語史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光照四海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韋昭曰淳大也耀明也良曰黎為高辛氏火正有淳耀之德故其子孫昌盛也烈業也渝變也昔承黎之後故云然言天子業未變故大命再集於東晉也

### 後漢書皇后紀論

范蔚宗 論曰配至尊名為皇后后君也明為海內小君也

夏殷以上后妃之制其文略矣周禮王者立后

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女 善作女御 以

備內職焉后正位宮闈同體天王夫人坐論婦

禮九嬪掌教四德世婦主知喪祭賓客女御序



于王之燕寢頒官分務各有典司

善曰禮記曰舜葬於蒼梧

之野蓋三妃未之從也鄭玄曰帝嚳立四妃矣象后妃四星其一明者為正妃餘三小者次妃也帝堯因焉至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但立三妃而已夏后氏增以三三而九合十二人春秋

說云天子娶十二即夏制也以虞夏及周制差之則殷人又增以三九二十七合三十九人周

人上法帝嚳立正九妃又三九二十七為八十

一以增之合百二十一一人其位后也夫人也婦

也嬪也女御也五者相參以定尊卑周禮曰九嬪掌婦學之法教九御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各

帥其屬而以時御叙于王所世婦掌祭祀賓客喪紀之事女御書叙于王之燕寢以歲時獻功

事女史掌王后之禮職掌內治之貳以詔后治內政也

銑曰夏殷以上略其禮制不載此文向曰闈宮中門也四教謂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序理也言此百二十員布官分事各有典掌頒

布務也女史彤管記功書過

善曰毛詩曰靜女其

事也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之

管居有保阿之訓動有環珮之響

善曰列女傳

者華氏之長女齊孝公之夫人也孝公遊於琅邪華姬從後車奔姬墮車碎孝公使駟馬載姬

以歸姬曰妾聞妃后踰闕必乘安車輜駟下堂必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環珮今立車無駟

非敢受命也曹大家曰玉環珮珮王有環良曰保養也阿倚也所謂養母及倚之以為法則

者而教訓之環珮進賢才以輔佐君子哀窈窕

而不淫其色

善曰毛詩序曰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

窈思賢才也思得淑女以配君子使不淫其色



也所以能述宣陰化脩成內則善曰魏帝典論曰欲納二女充

備六宮佐宣陰教聿脩古義又禮記有內則篇法

則閨房肅雍險詖善本作不行者也善曰毛詩序曰王姬

也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又曰后妃內有進賢

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向曰肅敬雍和也險

詖謂不行險故康王晚朝關雎作諷宣后晏起

姜氏請誓善曰列女傳曰曲沃負謂其子如耳

節曰其夫人晏出故作關雎之歌以感誨之列

女傳曰姜后者齊侯之女宣王之后也宣王嘗

夜卧而晏起后夫人不出於房姜后既出乃脫

簪珥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妾之淫心見矣至

使君王失禮而晏朝濟曰關雎詩國風之首

諷刺后若誓過也康王晚朝內人誦關雎詩

以刺王晉王晚起姜后待罪於永巷曰妾不才

使君王失禮晏朝以見君王樂色忘德也

及周室東遷禮序凋缺諸侯僭縱軌制無章善

史記曰平王東徙維邑周室微弱諸侯以強并弱

良曰東遷洛邑言王室微弱諸侯無尊卑之別

章別齊桓有如夫人者六人善曰左氏傳曰齊

也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寵內嬖如夫人

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惠公鄭姬生

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公子

雍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

有寵於衛恭姬因寺人貂以薦蓋於公亦有寵

也公許之立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齊桓

公卒易牙入與貂因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

虧孝公奔宋翰曰齊侯好內嬖如夫人者六

也晉獻升戎女為元妃善曰左氏傳曰初晉侯

欲以驪姬為夫人卜之



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  
子及將立奚齊既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  
君夢齊姜必速祭之太子祭於曲沃歸於公  
公田姬真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  
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  
太子太子奔新城自縊而死 銑曰驪姬戎人  
之女元 終於五子作亂豕嗣溝屯 善曰五子齊  
大也 晉太子也 向曰王子齊桓公五子也桓公死  
五子爭立為亂豕嗣晉驪姬譖太子申生奔於  
新城自縊也豕 爰逮戰國風憲愈薄適情任欲  
長蓬遇也難也 顛倒衣裳 善曰毛詩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鄭  
也 濟曰爰於逮及也戰國謂周秦之間也憲  
法愈益也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刺為淫亂  
失明暗 以至破國亡身不可勝數斯固輕禮弛  
之節

防先色後德者也秦并天下多自驕大官備七

國爵列八品 善曰當秦之時凡有七國秦并其

品焉漢書曰漢興因秦之稱號正嫡稱皇后妾

皆稱夫人又有美人良人八子長使少使之號

焉 良曰以亂寵愛妾破國亡身者不可勝數

也弛廢也防備也言皆輕禮廢備重色之所由

秦之時并六國兼秦七也多自驕大備置內職

之數八品謂皇后妾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長使

少使 漢興因循其號而婦制莫釐 力之切 善  
之號 書傳曰釐理也 翰曰漢 高祖惟薄不脩孝文  
因秦號內制皆循理也 高祖惟薄不脩孝文  
任席無辨 善曰漢書曰高祖時戚姬愛幸常從  
者大臣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  
惟薄不修漢書孝文竇皇后景帝母也上幸上



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坐榻子新論曰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以亂尊卑鄭玄周禮注曰任席單席銑曰惟薄謂閨房也謂幸戚姬而輕高后也文帝慎夫人與皇后同席是尊卑無辨任然而選納尚簡飾玩少華善本作飾玩華

少自武元之後世增淫費至乃掖庭三千增級

十四善曰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因秦之稱號至武帝制婕妤元帝加昭儀之號凡十四等

向曰簡少也武武帝元元帝也言至二帝更增淫逸之費掖庭宮名三千宮人數也武帝置婕

妤姪娥容華充衣各有爵位而妖倖毀政之符元帝加昭儀通前八品為十四

外姻亂邦之迹前史載之詳矣齊曰言妖麗取倖毀敗王政符

亂國之迹者前及光武中興斷雕為朴善曰漢漢史詳悉矣

曰漢興破觚為圓斷雕為朴良六宮稱號唯曰言斷所雕鏤却為朴素也

皇后貴人金印紫綬俸不過粟數十斛又置美人宮人采女三等並無爵秩歲時賞賜充給而已漢法常因八月筭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及相工於洛陽鄉中閱視良家童女年十三以善已上二十以下姿色端麗合法相者載還後宮

擇視可否乃用登御所以明慎聘納詳求淑哲

善曰應劭風俗通曰采女按采者擇也以歲八月維陽民遣中大夫與掖庭丞相工閱視童女

年十三以上二十以下長壯妖絮有法相者載入後宮

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

入後宮

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

入後宮

翰曰筭計也謂計人口多少聘問納



取也詳審淑  
善哲智也  
明帝聿遵先旨宮教頗脩登建嬪

后必先令德內無出閫之言權無私溺之授可

謂矯其弊矣善曰禮記曰外言不入於閫內言不出於閫銑曰令善閫門限也

言后妃之權無沉弱政教而授與者矯正也可謂正前後之弊也向使因設外

戚之禁編著甲令善曰如淳漢書注曰甲令者前帝第一令向曰謂因明

帝之法編為甲令改正后妃之制貽厥方來豈不休哉

善曰毛詩曰貽厥孫謀濟曰制法貽遺厥其休美也言作后妃儉約之法以遺後世豈不美哉

雖御已有度而防閑未篤善曰毛詩序曰魯和公不能防閑文姜良曰篤固也言明帝御已雖有節

度為防禁不固故使後代變奢麗也故孝章

以下漸用色授善曰范曄後漢書曰禮宗孝章皇帝之時漸以色與龍幸也恩隆好合遂忘潛蠹

自古雖主幼時難善作王家多釁委成家宰簡

求忠貞未有專任婦人斷割重器善曰重器神器也銑曰

好合謂志意合也清穢蠹蟲唯秦芊爾太后始

攝政事故穰侯權重於昭王家富於嬴國善曰史記

曰秦武王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為昭襄王襄王母楚人姓芊氏號宣太后又曰穰侯之

富富於王家魏人范雎說秦昭王言穰侯擅權於諸侯

向曰芊太后襄王母穰侯秦相魏冉也嬴漢仍其謬知患莫改東京皇統屢絕權歸

秦姓



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后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安皇帝

諱祐父清河孝王慶殤帝崩鄧太后與兄隲定策禁中立之又曰安帝崩閻太后與兄顯立齊北惠王子比鄉侯懿又曰和帝諱志父蠡吾侯質帝崩梁太后與兄冀立之又曰靈帝諱宏父長解讀亭侯相帝崩竇太后與父武立之又曰章德竇皇后和帝即位太后臨朝和熹鄧皇后立殤帝太后臨朝安思閻皇后立少帝太后臨朝順烈梁皇后立冲帝太后臨朝相思竇皇后立靈帝太后臨朝曹節等遷太后於南宮雲臺家屬徙北景又曰靈思何皇后崩皇子辯即位太后臨朝董卓遷於永安宮 濟曰仍因謬誤也外立謂非正嫡也四帝謂安帝和帝靈帝和帝也六后謂鄧太后閻太后竇太后章德竇太后梁太后何太后此六后皆執權勢立閻弱之主臨朝稱莫不定策惟帝委事父兄貪孩童詔卒見亡滅

以父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

速身犯霧露於雲臺之上家纓縲紲於圜犴岸

之下 善曰范曄後漢書謝弼上封事曰竇太后幽隔空宮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面目以

見天下論語子曰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毛詩曰宜犴宜獄 良曰帝帳也

孩童小兒也言皆貪父長執政故立小兒為帝抑却也任重謂任國事悠遠也享利之深則禍

敗速至纓繞也縲墨索也縲擊也圜犴獄名湮滅連踵傾軛繼路而

赴蹈不息焦爛為期 善曰運命論曰前鑒不遠

徹商貨繼路密康與山巨源書曰禽鹿長而見羈則赴蹈湯火袁宏後漢書朱穆上疏曰養魚

沸鼎之中棲鳥烈大之上用之不特必見焦爛也瀚日踵足也軛車轅也連足繼路以喻專



權覆亡者多也赴蹈謂奔競也言奔競勢利不止空至焦爛也終於陵夷大

運淪亡神寶善曰漢書張釋之曰秦陵夷至于

哀帝詔曰尚書曰考終命言大運一終也詩書

銑曰陵夷微也淪亡滅也神寶喻國位也詩書

所嘆略同一揆善曰毛詩曰赫赫宗周褒姒滅

有言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向曰故考列五臣

言此嘆與漢略同一理耳揆理也

行迹以為皇后本紀雖成敗事異而同居正號

者並列乎善作篇濟曰行迹謂所行其以恩私

追尊非當世所奉者則隨他事附出親屬別事

各依列傳其餘無所見善有係之此紀以續西

京外戚云爾善曰私恩謂相順外立即位以私

出不同此篇良曰追尊謂生非經奉宗廟祭

祀而死後追尊者他事謂不隨皇后之事也係

繫也言外戚無別事者則繫皇后而

追之續繼也謂繼前漢外戚傳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四十九終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終於陵夷大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

梁昭明太子蕭統撰

統撰

唐李善

呂延濟

劉良註

史論下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翰曰光武用二十

天下至明帝時思念文武將帥之臣皆畫形於雲臺擘脩漢書作此論於

范蔚宗

論曰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

未之詳也

善曰中興謂漢有三莽篡位後光武復興為中興也天有二十八宿將以



輔君治化者也銑曰前漢為王莽所篡至光武復之故云中興然咸能感會

風雲奮其智勇善曰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史記太史公曰相如其處智勇可

謂兼之向曰咸皆也言二十八將皆如風雲相感奮振其智勇稱爲佐命亦

各志能之士也善曰李陵書曰其如佐命立功之士也濟曰稱爲佐命者亦

是有志操議者多非光武不以功臣任職至使

英姿茂績委而勿用善曰謝承後漢書序曰申屠蟠英姿磊落潘岳楊肇

誅曰茂績惟嘉良曰議論也言當時有論者非光武不任功臣理事也績功委棄也然

原夫深圖遠筭固將有以焉爾翰曰原本圖謀

武深謀遠計應爲功臣若乃王道既衰降及霸

德猶能授受惟庸勲賢皆序如管隰之迭升相

世先趙之同列文朝可謂兼五臣本通矣善曰

傳寺人披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又曰齊相衛姬之子有龍於僖公有鮑叔牙隰朋以

爲輔佐又曰晉蒐于被廬命趙衰爲卿讓於先軫杜預曰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銑曰王

道謂周道也衰微庸用勲功也管仲隰朋俱齊相之相先軫趙衰俱晉文之輔言此等之臣功

賢兼通也降自秦漢世資戰力至於翼扶王五臣本

皆武人屈五臣本起亦有鬻繒屠五臣本狗輕

猾之徒善曰漢書曰灌嬰睢陽販繒者也高祖

相又曰樊噲沛人也以屠狗爲事高祖爲沛公

以舍人從後封舞陽侯向曰翼輔崛特也鬻



販也得或崇以連城之賞或任以阿衡之地善

班固漢書贊曰藩國大者跨州兼郡連城數十

毛詩曰實惟阿衡左右商王毛萇曰阿衡伊尹

也濟曰連城之賞謂韓信彭越也阿衡故勢

謂倚平天下事也謂丞相蕭何周勃之屬

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蕭樊且猶縲繼信越終

見菹戮五臣本不其然乎善曰李陵書曰昔蕭

良曰勢疑謂威武疆盛見疑於君也侔齊也蕭

蕭何樊樊噲也縲繼謂拘繫也信韓信越彭越

也菹醢自茲以降迄善本作乎孝武宰輔五世

戮殺也訖于莫非公侯遂使縉五臣本紳道塞賢能蔽壅善

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縉紳先生之略術臣

贊曰縉赤色紳大帶也翰曰迄至也除高祖

至武帝皆以勲臣為宰輔摺紳朝有世及之私

道塞謂賢才壅塞不得通也

下多抱關之怨善曰禮記曰大人世及以為禮

王仲翁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及抱其懷道無聞

關為銑曰世及謂父子相承也

委身草莽者亦何可勝言善曰論語陽貨謂孔

子曰懷其寶而迷其

邦淮南子曰今至人生於亂世含德懷道而死

者衆天下莫知貴其不言也向曰言懷道德

委棄草澤故光武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志善

若多也班固漢書贊曰漢興徵強秦之敗大啓九國可

謂矯枉過其正也濟曰鑒視也矯直也言視

前漢不任賢能

雖寇鄧之高勲耿賈之鴻烈分

存其直曲之意

土不過大縣數四所加不過二字特進朝請而

五臣本有



**已**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寇恂字子翼封雍奴侯邑萬戶為執金吾鄧禹字仲華為大司徒封

高密侯食邑四縣耿弇字伯昭封好時侯食二縣以列侯奉朝請賈復字君文封膠東侯食六

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進蔡邕獨斷曰諸侯功德優書注曰律春曰朝秋曰請良曰鴻大烈業也

言立高功大業所封不過四縣加位不過特進

而**觀其治平臨政課職責各將所謂導之以法**

**齊之以刑者乎** 善曰論語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翰曰言光

武政平法明**若格之功臣其傷已甚** 也言取功

臣而任之其傷政則甚**何者** 良曰蓋自發**直繩則虧喪恩舊**

**撓** 五臣本從木**情則違廢禁典** 善曰范曄後漢書第

為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何者繩以法則傷恩私以恩則違憲向曰喪傷撓

曲也言於公法直則傷恩私曲情於私則廢典憲**選德則功不必厚舉**

**勞則人或未** 五臣本作非**賢參任則羣心難塞並列**

**則其弊未遠** 善曰言選德棄功參差雜用則怨望必多故云難塞若論功棄德並

列於朝即趙魏相仍故云未遠**不得不校其勝否即以**

**事相權** 善曰言尊功而不尊德此功權於德任德而

不任功此德權於功漢書曰量資弊權輕重於是**有母權子而行** 有子權母而行

韋昭曰重為母輕為子衡平**故高秩厚禮允**



答元功峻文深憲責成吏職善曰漢書曰翟方

中傷者尤多良曰秩祿允信元大也以高祿重禮信答大功也峻深憲法言立深法責成吏

人之建武之世善曰建武光武年號侯者百數若夫數公

者則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

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于後善曰范曄後漢書郎顛上

疏曰攘災延慶號令天下翰曰建武光武年

號也數公謂鄧禹吳漢等也均同也休咎善惡

也其餘謂鄧吳之外功臣也優饒也寬昔留侯

科謂寬法也完全慶福也後謂子孫也以爲高祖悉用蕭曹故人郭伋亦議五

本作南陽多顯鄭興又戒功臣專任善同銑注

張良也漢初定天下高祖從復道望見諸將偶

語上謂良曰此何語也良曰此人謀反耳上曰

何故而反良曰陛下與此屬取天下所封皆蕭

曹故人所誅皆平生仇怨故相聚謀反上曰爲

之柰何良曰陛下取素不快意人封之則定矣

於是乃封雍齒衆曰雍齒且侯吾屬無患矣郭

伋謂光武曰選補衆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

用南陽人帝甚納之鄭興上疏於光武曰道路

流言咸曰朝廷欲專任夫崇恩偏授易啓私溺

功臣功臣任別位謬也

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責者不其然乎

善曰班固漢書引曰崇恩德以撫海內仲長于

昌言曰人主臨之以至公向曰言崇舊恩偏授其任則易開沒弱私情之失至永平中顯宗公無私均被天下則賢路廣開也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



其外又有王常李通竇融卓茂

善曰顯宗明帝

王常字顏卿潁川人封山桑侯拜為橫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絕席又曰李通字次光南陽人

封固始侯拜大司空又曰竇融字周公扶風人封安豐侯為衛尉又曰卓茂字子康南陽人為

密令世祖即位以茂為太傅向合三十二人

曰永平明帝年號顯宗明帝廟號故依其善本本第條之篇末以志功臣善本次

云爾濟曰係繫也言以次第繫此篇之後

### 宦者傳論

善曰宦者養也養闈人使其看

故集為傳論良曰周以為闈人今謂之宦者官比郎中古者小臣而後

漢用尊重故集為傳作其論云

### 范蔚宗

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宦者四星在皇位之側

善曰仲長子昌言曰天文宦者四星在帝座傍而周禮有其官職翰曰垂象謂宦者星也皇

位則帝座也故周禮置官亦備其數闈者守中門之

禁善曰周禮曰闈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鄭

禮云奄十人闈十人奄守門者寺侍人掌女宮

之戒善曰周禮曰寺人掌王之內人及女官又

云王之正內者五人善曰周禮曰寺人王之正

王之正內謂路寢也月令仲冬五臣有命闈尹

五人周制之數也



審門閤謹房室

善曰禮記文也鄭玄曰閤尹主領閤豎之官也於周則為內宰

掌治王之內政官令誠出入及開閉之屬也重閉外內門良曰閤尹閤官也問亦門也審謹

閉之者順冬氣也詩之小雅亦有巷伯刺讒之篇善曰

小雅曰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而作是詩也毛萇曰巷伯內小臣也翰曰小雅詩篇名

巷伯宮中閤官也幽王聽然宦人之在王朝者此人之讒故有此刺之

其來舊矣將以其體非全氣情志專良通關中

人易以役養乎善曰老子曰未知牝牡之合而

其身故全長也漢書曰元帝以石顯久無物以損

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應劭漢官儀曰掖庭後宮所處中宮謂諸中人銑曰體非全氣謂無陽道也良善也中人謂宮人也養使

也然而後世因之才任稍廣其能者則勃貂管

蘇有功於楚晉善曰左氏傳曰呂鄉畏偪焚公

之以難告又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從徑餒而弗食故使處原杜預

曰勃鞞披也史記以勃提為履貂上新序曰楚恭王有疾告諸大夫曰管蘇犯我以義違我以

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而有德焉吾死之後爵之於朝申侯順吾所欲行吾所樂與處則安

不見則思然未嘗有得焉必速遣之向曰景

稍漸也言漸廣材能者而用之餘同善注景

監繆賢著庸於秦趙善曰史記曰商鞅入秦因

曰蘭相如為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求入使報

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蘭相如可使齊曰景監繆賢皆蘭人也監進商鞅於孝公以成霸業繆賢進蘭相如於趙惠文王而趙疆盛



是著功也 庸功也 及其弊也 則豎刁亂齊 伊戾禍宋 善

左氏傳曰齊桓公卒 易牙入與寺人貂因內寵 以殺群吏而立公子無虧 孝公奔宋 杜預曰寺

人內鬪 官豎刁也 史記曰豎貂為豎刁 並音凋 左氏傳曰楚客聘於晉 過宋 太子知之 請野享

之 公使往 伊戾請從 至則為坎 用牲加書 徵之 而聘告 平公曰太子將為亂 既與楚客盟矣 公

使視之 則信有焉 太子死 公徐聞其 漢興仍襲 罪乃烹伊戾 良曰弊惡也 同善注

秦制置中常侍官 然亦引用士人 以參其選 皆

銀璫左貂給事殿省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案漢故事 中常侍或用士

人 建武以後 乃悉用宦者 假貂璫之飾 任常伯 之職 翰曰仍乃襲因也 為天子給使於殿省 之上 及高后稱制 乃以張卿為大謁者 出入卧

內受宣詔命 善曰漢書高后紀曰太后臨朝 稱 制 蔡邕曰天子命令之別 二曰制

書 然制非皇后所行 故曰稱也 漢書劉澤傳 田 生求事呂氏 所幸大謁者張釋卿 如淳曰奄人

也 呂后紀云張釋劉澤傳 又曰張卿然則張釋 字子卿 今漢書或為釋卿 誤也 仲長子昌言曰

宦豎傳 近房卧之內 交錯婦人 文帝時有趙談 之 間 銑曰謁者宦人之官

北宮伯子頗見親倖 善曰漢書曰孝文帝時 宦 者 則趙談北宮伯子 至

於孝武亦愛李延年 善曰漢書曰孝武 帝數宴 時宦者李延年

後庭或潛游離館 故請奏機事 多以宦人主之 善曰漢書曰蕭望之以武帝遊燕後庭 故用宦

者非國舊制 仲長子昌言曰至於武皇遊燕後 庭 置中書之官 領受軍事 漢官解故曰元帝之

機事 所惣號令 攸發 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 機事 所惣號令 攸發 胡廣曰機密之事 元帝之



世史游爲黃門令勤心納忠有所補益善曰漢書曰急

就一篇元帝黃門令史游作董巴與服志曰禁門曰黃闈中人主之翰曰著急就一篇故云

有所補益其後弘恭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

禍損穢帝德焉善曰漢書曰前將軍蕭望之及光祿大夫周堪建議以爲宜罷

中尚書官應古不近刑人由是大與石顯忤後皆害焉望之自殺堪廢錮不得復進用銑曰

望之自殺堪被廢不中興之初宦官悉用闈人

見進用是穢損帝德不復雜調他士也善曰如淳漢書注曰調選至永

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

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摠權威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孝和

皇帝講肇肅宗子也年十歲竇太后詔曰竇憲朕之元兄當以舊典輔斯職焉濟曰永平明

帝年號祚福也竇憲太后兄也權柄威力也言專摠國柄有威力於天下內外臣僚

莫由親接所與居者唯闈宦而已故鄭衆得專

謀禁中終除大慙徒對及善曰史記曰景帝

本爲禁中蔡邕曰禁中者門戶有禁非侍御不得入故曰禁中尚書曰元惡大慙良曰言和

帝幼劣竇憲執權內外官僚皆不得親近所近者唯闈宦而已後憲謀不軌中常侍鄭衆謀誅

之慙惡也大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宮卿之位於

惡則憲也是中官始成焉善曰范曄後漢書曰鄭衆字季

產南陽人和帝初竇憲圖作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封鄭自明帝

鄉侯翰曰同善注宮卿則大長秋也



以後迄乎延平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安帝

善注委用

漸大而其負數稍增

善本作其

中常侍至有十

人小黃門

五臣

改以金璫右紹兼領卿

署之職

向日璫紹侍中服飾卿九卿

郤后以女

主臨政而萬機殷遠

善曰立殤帝太后臨朝

朝臣國議無由參斷帷幄稱制下令不出房闈

之間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

善曰范曄後漢書朱穆曰

自和熹太后以女主稱制不接公卿乃以闈人為常侍小黃門通命兩宮

無從與朝臣參斷制令所出不過房手握玉爵

口含天憲

善曰范曄後漢書諫議大夫劉陶上

王爵口含天憲非所以崇尊顯之高業守和平

之隆祚

善曰漢書曰掖庭八丞又曰

也言皆出於黃門

非復掖庭永巷之職

闈

之任也

其後孫程定立順之功曹騰參建栢之策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孫程字稚卿涿郡人安帝

時為中黃門時江京等廢皇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十月北鄉侯疾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王以嫡統遂至廢黜若北鄉不起共斬江京事乃可成渠然之北鄉薨程與十八人謀於西鍾下皆截衣為誓斬江



京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封程浮陽侯又曰  
順帝諱保安帝之子又曰曹騰遷中常侍相帝  
立騰以定策封費亭侯  
續以五侯合謀梁冀受  
大長秋向同善注

鉞善曰范曄後漢書曰單超河南人徐璜下邳  
人具瑗魏郡人左官河南人唐衡潁川人相

帝呼超官入室謂曰梁將軍兄弟專國今欲誅  
之於常侍意如何超等對曰誠國姦賊當誅日

又五人遂定其議帝齧超臂出血為盟於是詔  
收冀悉誅之超封新豐侯璜武原侯瑗東武侯

官上蔡侯衡汝陽侯五人同日述因公正恩固  
封故俗謂之五侯濟同善注

主心故中外服從上下屏氣善曰屏氣言恐懼  
也論語曰屏氣似

不怠者范曄後漢書曰陽球既誅王甫權門聞  
之莫不屏氣良曰言內外之官懼

皆屏氣而怨或稱伊霍之勲無謝於往載或謂良平

之畫復興於當今善同翰注 翰曰伊尹霍光  
皆先代輔佐之臣陳平張良

比日謀畫之臣闕宦  
之屬自稱同也雖時有忠公而競見排斥舉

動迴山海呼吸變霜露阿肯曲求則光寵善作  
寵光

三族直情忤意則參夷五宗漢之綱紀大亂矣

善曰陳琳檄曰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  
銑曰迴山海變霜露言氣勢盛也三族謂母族妻

族家族也五宗謂上  
自曾祖下至玄孫若夫高冠長劔紆朱懷金

者布滿宮闈善曰枚乘兔園賦曰高冠扁馬長  
劔閉焉法言曰或問使紆朱懷

金其樂不可量也李軌曰朱紱也  
向曰高冠

長劔武夫之服金金印也闈宮門布滿言多也

苴子余茅分虎南向臣民者蓋以十數善曰尚  
書緝曰



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冒以黃土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齊曰苴裹也王者以茅裹五色土封諸侯虎謂金虎符也南面稱孤也言如此府署第館基善本列於都鄙子弟支附十數人

過半於州國南金和寶冰紈霧縠之積盈仞五臣

本作物珍藏善曰毛詩曰元龜象齒大路南金音刃韓子曰楚人和氏得玉璞於楚山

之中奉而獻之王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焉漢書曰齊地織作冰紈臣瓚曰紈之細密如堅冰

也子虛賦曰織羅垂霧縠良曰第館宅也都鄙皆國也支附謂親屬也天下州國之官過半

是闈人親屬紈縠也縠紗也冰者嬌媛侍兒如冰之絜霧者如霧之輕物滿也

歌童舞女之玩充備繡室善曰左氏傳子西曰今則夫差宿有妃嬌

嬪御焉杜預曰妃嬌貴者也漢書曰初爰益為吳相時從史盜私益侍兒文穎曰婢也仲長子

昌言曰為音樂則歌兒舞女千曹而迭起左氏傳晏子謂齊侯曰高臺深池撞鍾舞女良曰

嬌媛嬪御也侍兒侍婢也狗馬飾彫文土木被充滿備具也綺室綺帳也

緹善曰漢書東方朔曰土木衣綺繡狗馬被績劉佞倖傳曰董賢起大第闕下土

木之功窮極伎巧柱檻衣以綈錦翰曰皆剝彫畫也土牆木屋也言皆被以緹繡之文

割萌黎競恣五臣本作奢欲構害明賢專樹黨氓黎恣極

類其有更相援引希附權疆者皆腐五臣本身無皆字

熏子以自銜達善曰班固漢書曰司馬遷述曰鳴呼史遷薰骨以行刑韋昭曰

古者腐刑必薰合之銑曰氓黎庶人也援引謂攀附也權疆謂闈人之黨也言有仕人託附



閹官以求進者或自腐熏其刑體同弊相濟故

同於閹人以自銜露而求聞達其徒有繁善曰潘元茂九錫文曰同惡相濟尚

多也敗國蠹政之事不可殫書所以海內嗟向曰弊

毒志士窮棲寇劇緣間搖亂區夏善曰韋昭國語注曰山居

曰棲劉駒駟與李子豎書曰下車負乘劇賊未

禽韓詩曰諂言緣間而起濟曰蠹亦敗也殫

盡毒病也窮棲謂深隱也寇暴劇甚也言閹雖

官為暴之甚緣其間隙起其諛言動亂於國忠良懷憤時或奮發而言出禍從旋見孛戮善曰

尚書曰予則孛戮汝良曰憤怨也奮發因復

謂出怒言也孛子也謂諫者并子見戮大考鈞黨轉相誣染善曰東觀漢記曰靈帝時

李膺各為鈞黨尚書曰下本州考治時上年十

三問諸常侍曰何鈞黨諸常侍對曰鈞黨人即

黨人也即可其奏翰曰考謂捶擊也鈞黨凡

謂鈞取諫者同類使轉相誣謗而殺之也善士莫不罹五臣本

被災毒善曰相子新論曰居家循理鄉里和

順出入恭敬言語謹遜謂之善士銑曰離逢

被加也言朝廷稱為善士者逢閹黨皆加其災

也寶武何進位宗戚近乘九服之蹠怨協羣英

之勢力而以疑留不斷至於殄敗斯亦運之極

乎善曰周書曰乃辨九服之國謝承後漢書曰

黃向對策以為羣英之表范曄後漢書曰寶武

字游平扶風人也女立為皇后武為大將軍謀

誅中官曹節等矯詔將兵誅武又曰何進字遂

高南陽人也女弟立為皇后為大將軍靈帝崩

袁紹說進令誅中官謀世張驥趙忠等因進入

文選卷之五



省共殺進應劭風俗通曰秦因愚弱之極運  
向曰同善注咸親嚙譁也疑留謂遲留未斷之  
間而見滅也言此者亦

漢之運命盡乎極盡也雖袁紹冀行芟夷無餘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袁紹勒兵斬趙忠捕宦官  
無少長悉斬之張曠投河而死尚書曰今予恭  
行天之罰左氏傳君子曰周任有言為國家者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  
根勿使能殖濟曰冀行謂奉行天子命罰也  
芟刈也夷殺也無餘言摠盡初袁紹起義兵誅

董卓斬趙忠捕宦官無少長悉斬之**然以暴易亂亦何云及**  
善曰

伯夷歌曰登彼西山兮言采其薇以暴易亂今  
不知其非良曰袁紹雖誅閹宦之暴而自為  
亂故云易亂亦何云及

**自曹騰說梁冀竟立昏**  
弱善同翰注翰曰大將軍梁冀欲立清河王  
以下宦者曹騰說冀曰君若立長禍必及身

遂立相帝是昏弱者**魏武因之遂遷龜鼎**  
善曰尚書曰寧

紹天明命左氏傳曰孫滿曰桀有昏德鼎遷於  
商商紂暴虐鼎遷於周銑曰龜國寶鼎大器

皆喻帝位也遷謂移禪於魏也**所謂君以此始必以此終信其**

**然矣**五臣無然字善曰左氏傳曰晉荀林父及

楚子戰於邲楚子見左廣將從之乘屈蕩  
戶之曰君以此始必以此終向曰言始以闔  
官得位亦以闔官而失國謂曹操即騰之孫

**逸民傳**五臣本**論**向曰謂自放逸不為時

無名王侯不能臣榮  
利不能動為逸人

**范蔚宗**善曰何晏論語注曰  
逸民言節行超逸

**易稱遯之時義大矣哉**  
善曰易曰良下乾上遯  
豕曰遯之時義大矣哉



孔子曰遯逃也謂去代不求利是其大也良曰遯逃也喻勢利侵已已能逃避是遯之時義

大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善曰周易蠱卦上九爻辭良曰事

謂幽寂也謂幽寂是以堯稱則天而不屈潁陽之高善曰

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善曰春秋曰昔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請屬天下於夫子許由遂之

潁水之陽良曰許由逃於潁陽而堯不能屈其志武盡美矣終全孤

竹之潔善曰論語曰子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史記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武王已

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翰同善注自茲以

降風流彌繁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匪一

善曰琴賦曰體制風流莫不相襲西征賦曰悟山潛之逸士卓長往而不返銑曰自茲以降

謂許由伯夷以下也風流謂隱居之流也彌繁言漸多也軌迹也不殊言隱逸同也感致匪一

謂以或隱居以求其志或迴避以全其道善曰

孔子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又曰賢者避世其次避地向曰謂迴避濁代以全

至道也或靜已以鎮其躁或去危以圖其安或垢

俗以動其槩或疵物以激其清善曰言或靜默

躁競或去彼危難以謀已之安全也又曰言或垢穢時俗以動其槩或疵點萬物以發其清槩

猶操也濟曰鎮壓躁動圖謀然觀五臣本其垢穢也槩節槩也疵病激潔也

其心畎畝之中憔悴江海之上善曰莊子曰舜以天下讓其友

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畎畝之中而遊堯舜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曰就

文選卷五十五 同



藪澤處閑曠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也閑暇者之所好也濟曰畎畝耕稼之事憔悴謂枯槁

豈必親魚鳥樂林草哉亦云介性所至而已

善曰世說簡文入華林園顧謂左右曰覺鳥獸禽魚自來親人爾良曰言隱者豈親樂山水哉言特稟取

故蒙耻之賓屢黜不去其國蹈海介之性也

之節千乘莫移其情善曰列女傳曰柳下惠死妻誄之曰蒙耻救民德彌

大兮雖遇三黜終不弊兮史記曰魯仲連謂新垣衍曰秦即為帝則連蹈東海死耳又曰魯連

下聊城田單歸而欲爵之魯連逃隱於海上翰曰蒙冒黜退也言柳下惠冒耻以救人雖三

遭退而不逃去其國魯連為齊却燕軍齊欲爵連連乃逃於海上言雖封千乘之國亦不移其

隱逸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善曰論語之情適使矯易去就則不能相為矣曰長沮桀

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桀溺曰與從避人之士豈若從避世之士哉子路行以告夫

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漢書賈誼上書曰胡越之人雖死不相為者教胥然也銑曰適

向也矯直也言直易二賢之性彼雖硜硜有類迴其去就彼此不能相為也

沽名者善曰論語曰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者曰有美玉於

鄙哉硜硜乎莫已知也己又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孔子曰沽之哉

沽之哉我待價者也向曰硜硜然而蟬蛻稅堅勁兒沽名謂沽賣其名聲也

蹠埃之中自致寰區之外善曰淮南子曰蟬飲齋曰隱者去塵俗之內致寰區之外

有如蟬之蛻形耳寰區國之封域也異夫飾智巧以逐浮利者乎善曰淮南子曰古之人同氣

于天地與一世而優遊及偽



之生飾智以驚愚設詐以巧上良曰浮利榮華也言去鄙俗之人異於脩飾智詐以逐榮華

荀卿有言曰志意脩則驕富貴道義重則輕

王公也善曰荀卿子曰志意修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

士之蘊藉夜義憤甚矣善曰東觀漢記曰相榮

穎曰謂寬博有餘也銑曰微弱篡奪也向

日蘊藉寬和兒憤怨也言王莽篡漢當時寬和

而去之是時裂冠毀冕相攜持而去之者蓋

不可勝數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剛清高有志

去遂亡命交趾隱於屠肆之間左氏傳王使詹

相伯辭於晉侯曰伯父若裂冠毀冕據本塞源

毛詩序曰百姓莫不相攜而去焉濟曰言漢

朝高潔之士怨莽之篡皆毀裂冠冕相攜隱遁

楊雄曰鴻飛宜冥弋者何慕焉言其違患之遠

也善曰法言曰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宋哀曰

慕取也鴻高飛冥冥薄天雖有弋人執矰繳

何所施巧而取焉喻賢者深居亦不罹暴亂之

害今篡或為慕誤也良注同鴻水鳥也冥冥

高光武側席幽人求之若不及善曰國語越王

而坐韋昭曰側猶特也禮憂者側席而坐班固

漢書公孫弘贊曰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不及

翰曰言光武側席

是憂幽人不至矣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彼相望

於岩中矣善曰言招士或旌以帛也漢書曰武

帝以枚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

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銑曰旌招賢之

表識帛束帛蒲車招隱之車也徵求賁飾也相

文選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卷



望岩中若穉方逢善曰漢書言多也

子容王莽以安車迎方方因使者辭謝曰堯舜善曰漢書在上下有巢許

臣欲守箕山之節也使者以聞莽說其言不強善曰漢書致也世祖即位

逢萌字子康北海人也王莽殺其子宇萌將家善曰漢書屬入海客於遼

路東西語使者曰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善曰漢書於政尚不知方

連徵不起以壽嚴光周黨王霸至而不能屈善曰漢書終善曰漢書何注同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一名遵會稽人與光武同善曰漢書遊學及光武即位

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善曰漢書腹曰咄咄子陵

父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善曰漢書有志何至相迫

武中徵為議郎以病去職遂將妻子居于澗池善曰漢書後復徵不得已

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善曰漢書志帝乃許焉又

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善曰漢書子有所不臣諸

齊同羣方咸遂志士懷仁善曰漢書善注

語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禮記曰君子善曰漢書有禮故物無不

懷其仁心焉斯固所謂舉逸民善曰漢書則天下

歸心者乎善曰漢書論語子曰舉逸人天下之人歸

也善曰漢書肅宗亦禮鄭均而徵高鳳以成其節善曰漢書

後漢書曰肅宗孝章皇帝又曰鄭均字仲虞東善曰漢書平任城人建初六年公車特徵再遷尚書數納

文選卷五十一 同



忠言肅宗敬重之以疾乞骸骨又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建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歸隱身漁釣終於家銑同善注自後帝德稍衰邪孽當

朝處子耿介羞善本與卿相等列善曰東廣微補亡詩曰堂

堂處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俗向曰稍斬也邪孽謂闔官之屬也處子謂隱居不仕之人

耿介謂執節守度也至乃抗憤而不顧多失其

羞耻也列行列也中行焉善曰論語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

亦失其順蓋錄其絕塵不反善本同夫作者列

中之行焉之此篇善曰莊子顏回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

而瞳乎若後耳司馬彪曰言不可及也論語子

曰作者七人包咸曰七人謂長沮桀溺丈人石

門荷蕢儀封人楚狂接輿良曰絕塵謂絕

塵離俗往而不反者則周末七人列於此篇

**宋書謝靈運傳論**

**沈休文**善同翰注翰曰約脩宋書至

於下以叙文章靈運傳嘉其文章因為此傳論

利害是非焉

**史臣曰**民稟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

**喜愠分情**善曰漢書曰夫人肖天地之兒有生

而剛柔不同史記曰況懷五常含好惡鄭玄禮

記注曰五常五行也孔安國尚書傳曰五行之

德王者相承以取法禮記曰何謂七情喜怒

哀懼愛惡欲銑曰靈異也迭更愠恨也夫

**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善曰毛詩序曰情動於

中而形於言嗟嘆之不

文選卷五



足故永歌之又曰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六  
向曰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詩則歌詠也

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善曰鹿鳴之什

說者云詩每十篇同卷故曰什也濟曰六義

四始謂國風大雅小雅并頌也攸所也紛披言多也雖虞夏以前遺文不

親稟氣懷靈理無或異善曰虞書有帝庸作歌

不見歌文古猛虎行曰稟氣有豐約受形有短長良曰虞舜夏禹也親見也受氣懷靈謂人

也理人理也言人理古今無異也然則歌詠所興宜自生民始

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善曰幽厲之時多有諷

如水之流故曰彌著翰曰歌詠樂也太古已

有樂則知歌詠從生人始也周室既衰然刺之

詩隨其風流彌加明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

振芳塵於後善曰孫卿子曰君子養源源清則

馥銑曰屈原作離騷經宋玉著九辯並楚人

也導引源本也賈誼相如並前漢文章之士振

舉也芳塵謂美聲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善曰仲長

英辭雨下吳越春秋樂師謂越王曰君王德可

刻之於金石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

石法言曰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

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如蹈雲天過虛者華

六

鹿

義

不

歌

短

始

諷

散

已

則

刺

之

如

相

如

向

朝



文章之士異軌同奔迹相師祖善曰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良曰軌迹

奔行師法祖述也言已上六人迹雖異同行於時雖清辭麗曲時發乎

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善曰賈逵國語注曰蕪穢也累猶負也

翰曰古文章清麗之句時時有之蕪穢累重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

以情變絕唱高蹤又無嗣響善曰平子張衡字

美無能繼其音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

王咸蓄盛藻善曰續晉陽秋曰及至建安而詩

命定命魏志曰明帝青龍四年有司奏武皇帝為魏太祖文皇帝為魏高祖明皇帝為魏列祖

也向曰建安獻帝年號曹氏基命謂魏太祖始封魏王三祖謂武帝文帝明帝陳王謂武帝

子植也咸皆蓄積也言三祖甫乃以情緯物善

及陳王皆積盛才於懷也無以文被質將情意以緯於文齊曰甫始也言始

物緯猶織也以文被質謂文質相參也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

子文體三變相如工為形似之言二班長於情

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為體良曰二班謂叔皮孟堅也情理

謂得事之實也氣質謂有力也三變謂形似情理氣質並標能擅美獨映

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善本其颺流

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善曰續晉陽秋曰自司馬相如王褒揚雄諸賢代尚

詩賦皆體則風騷詩摠百家之言颺流即風流言如風之散如水之流廣雅曰祖法也良曰



擅專也映照也原本也漢魏以來才子徒以賞

風流皆同祖述詩騷也風則詩國風也徒以賞

好異情故意製相詭善同銑注雖同但以賞

好者異故隨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善曰續晉陽秋曰逮乎西

製作而變朝之未潘陸之徒有文質而宗師不異何曰

元康潘惠年號潘安仁陸士衡獨為當代文章

之秀特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綽首星稠繁文綺

獨也合善曰論衡曰德得失矣便宜應經

高者並為高第漢綺縠也齊曰律法也言潘陸文章體班固賈

誼曹植王粲也綽星稠綺合喻文章秀媚綴平臺之逸響采南

皮之高韻善曰漢書曰梁孝王廣治睢陽城為宮連屬於平臺三十餘里招

延四方豪傑逸響謂司馬相如之文南皮魏文

帝所遊也高韻謂應徐之文也良曰同善注

高韻謂應場陳琳遺風餘烈事極江右善曰史記曰宣

之文也綴猶緝也秋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在

王法文武遺風春潤之餘烈翰曰烈業極盡也江右即西晉在

晉中興玄風獨扇為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

篇馳騁文辭義殫於善本此善曰續晉陽秋曰

好莊子玄勝之談而俗遂貴焉銑曰玄道扇

盛也柱下謂老子為周柱下史制道德經五千

言博大也七篇謂莊周著書內篇有七也言中

興之後人承王弼何晏之風學者義理盡於莊

老殫自建武暨于義熙歷載將百善曰建武愍

盡也熙安帝年號載年雖比響聯辭波屬雲委善曰

也向同善注



戲曰馳辨如濤波 仲長統昌言曰妙句雲布孝

經鈞命決曰雲委霧散殊錯沈浮 濟曰屬續

委積也言文 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 善曰孫

章盛多也 莊子多寄言渾沌得宗象罔得珠老子道德經

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莊子曰黃帝遊乎赤水

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還歸遺其玄珠郭象

曰此明得真之所由 良曰上德謂無為之化

也玄珠喻至道也 言 適麗之辭無聞焉耳 善曰

為文者皆寄託於此 集序曰縹文藻適麗公羊傳曰紀子伯者何無

聞焉爾 翰曰適猶美也言皆寄道德不為美

辭者 也 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

善曰續晉陽秋曰許詢有才藻善屬文詢及太

原孫綽轉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辭而風騷之

體盡矣詢綽並為一時文宗自此作者悉化之

至義熙中謝混始改之 統曰仲文殷仲文革

改也孫綽許詢以莊老為宗仲文改之太元武

帝年號也言叔源變武帝時文章之氣而復舊

體謝混 字叔源 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標舉

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 善曰

情興所會也鄭玄周禮注曰興者託事於物也

體裁制也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

密法令也尚書曰垂裕後昆 向曰顏顏延年

也謝謝靈運也標高方並軌迹範法昆嗣也

若夫敷衽論心商權前藻 善曰楚辭曰跪敷衽

以陳辭陸機樂府篇 曰商權為此歌 濟曰衽襟也權略

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 善曰文賦曰

代若五色之相宣 良曰五色五方之色宣明

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協合暢通也



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

善曰周易曰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

曰言顏色音聲各隨物宜所適也

欲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

曰

宮為君羽為事低昂高下也舛背也

若前有浮

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

輕重悉異

向曰一簡謂一行言一行之中音韻輕重悉須相避不可同聲

妙達

此有始可言又至於先士茂製

五臣本作制

諷高歷

賞

善曰言諷詠之者咸以為高歷載辭人所共傳賞

諷誦也歷賞謂歷代共賞好也

子建函京之作仲宣灞岸之篇

善曰曹子建贈丁儀王粲詩曰從軍度函谷驅馬過西京王仲宣七哀詩云南登霸陵岸迴首

望長安

齊

子荆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

善曰

同善注

孫子荆陟陽候詩曰晨風飄枝路零雨被秋草王正長雜詩曰朔風動秋草邊馬有歸心

同善

並直舉曾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

高前式

翰曰式法也言此上四人並以曾臆之辭非附文質但以音律調適取高前法

自靈均以來多歷年代

善曰尚書周公曰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曰靈均

雖文體稍精而此秘未覩

銑曰稍漸也此秘謂音韻

調適也

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

匪由思至

向曰天成謂天資而成與文理相合也言如此非人思慮所至

張蔡

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

善曰論語曰抑亦先



覺者是賢乎 濟曰張衡蔡邕曹植王粲潘岳  
陸機顏延年謝靈運言此數人曾不先覺天成  
之妙而去 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此言非謬如  
曰不然請待來哲 善曰西征賦曰如其禮樂以  
自謂也有以得此天成之妙 良曰知音者蓋約  
也謬誤也不然謂不如此

恩倖傳論

善曰約言當時遇幸會者即時  
不任才能故作此論 翰曰恩愛倖  
親也謂以親愛而升榮寵也晉宋之  
代官以承藉而非才能  
故約著此傳以論得失

沈休文

夫君子小人類物之通稱 五臣本  
蹈道則為君

子違之則為小人

善曰莊子曰天下盡殉也彼  
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

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也言人之所生其類頗同履道德則為君子違  
之則為小人

屠釣卑事也板築賤役也 太公起為周

師傳說去為殷相

善曰尉繚子曰太公屠牛朝  
歌史記曰太公望呂尚以漁

釣奸周西伯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呂尚之遇  
文王立為太師尚書曰高宗夢得說乃審厥象

俾以形旁求於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爰立  
作相 向曰呂望初屠牛於朝歌市後釣魚於

渭濱傳說代胥靡刑人板築於傅巖之溪言此  
二賢皆自卑賤之役而相於殷周故知君子小

人不常 非論公侯之世鼎食之資

善曰家語曰  
子路南遊於

楚列鼎而食 濟曰世胄也 明敷 五臣本  
幽仄 鼎食謂三公之家資猶後也



唯才是與

善曰尚書曰明明敷仄陋也言殷周之主皆明舉暗陋之賢人非取公侯之子孫也

革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

子叔度名動京師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胡廣字伯始南陽人六世祖剛值王莽居攝亡命交趾莽敗乃歸鄉里廣少孤貧法

雄察廣孝廉試以章奏為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又曰黃

憲字叔度南陽人世貧賤父為牛醫同郡陳蕃臨朝而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漢書

曰鄭子真名震乎京師翰曰逮及也二漢前後漢也茲道舉賢之道革改也胡廣字伯始安

帝時舉孝廉後遷僕射司空黃憲字叔度舉孝廉有大名於京師牛鑿乃鑿瘡牛疾之人

且士子居朝威有職

業雖七葉珥貂見崇西漢善曰左太冲詠史詩曰金張藉舊業七葉

珥漢貂統曰漢金日磾張安世皆七代仕漢珥挿也貂侍中之服崇重也前漢都長安故曰

西而侍中身奉奏事又分掌御服東方朔為黃

門侍郎執戟殿下善曰應劭漢書注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令曰侍中除

書表奏皆掌署之應劭漢官儀曰侍中出則佩璽抱劔漢書曰東方朔初為常侍郎後奏泰階

之事拜為太中大夫給事中嘗醉小遺殿上詔免為庶人復為中郎百官表郎中令屬官中有

郎比六百石侍郎比四百石又黃門有給事黃門漢官儀云給事黃門侍郎位次侍中給事中

故曰給事黃門然侍郎黃門侍郎二官全別沈以為同悞也答客難曰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

戟非黃門侍郎明矣向曰侍中之官大出則負璽小出則驟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則負璽小出則驟乘執戟守衛天子之官



縣五臣本掾吏並出豪家負戈宿衛皆由勢族

善曰掾吏卑位負戈賤役豪家世族咸亦為之言無貴賤之異也子虛賦曰幸得宿衛十有餘

年濟曰豪勢謂權勢非若晚代分為二塗者

之家言並逐才而用也善曰二塗謂士庶也言仕子不居賤職庶族

品雜用故漢末喪亂魏武始基軍中倉卒權立

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族高卑善曰國

穆始基靖民尚書曰太王肇基王迹列于曰子

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翰曰魏武帝曹操也倉卒事急迫也魏人陳群始立九品之制以

相公遂為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都郡正

以才品人善曰言魏晉二朝咸遵魏武之法傳

置中正乎人曰魏司空陳羣始立九品之制郡

揔其義銑曰公循也言本立九品以取人才

後人相循遂為代資魏晉之主無能改易而舉

也州都郡正魏置之以選人才之優劣

世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藉世資用相陵駕善

入才不甚懸殊故因世資以成貴也向曰言

舉人蓋少知高下者但憑藉世族取相侵陵以

成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少多隨事俯仰

善曰言法壞之漸也都正既皆俗士不能校其材藝乃隨時斟酌定其品差濟曰言州都郡

正皆俗士不能甄別好惡但斟酌門族時宜品錄聲望多少隨聲望之事而高下也劉毅

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者也善曰臧榮緒晉書曰



劉毅為尚書左僕射上疏陳九品之弊曰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言勢族之人不居下品寒門之子不居上班齊曰同善注言勢族不居下品寒門不入上班也言如此則失才實矣

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善曰言衣冠之族皆居二品之中良曰訛偽也自此以

還遂成卑庶善曰衣冠以外皆同下科翰曰自此之外遂排之以為卑庶也

周漢之道以智役愚臺隸參差用成等級善曰傳曰人有十等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翰曰參差不齊兒言高下人不齊而為等級

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善曰太玄經曰君子之道較然見矣然有辨善曰

夫人君南面九重善曰

絕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及絕善曰楚辭曰豈不鬱陶而思君兮君之

奧深絕善曰陪奉朝夕義隔卿士善曰階闈之任宜有司善曰

存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銑善曰陪奉朝夕謂近侍之臣也隔謂與卿士道

殊也善曰階陛闈門也善曰既而恩以狎生信由恩固無

任謂用闈官為之善曰可憚之姿有易親之色善曰孝建泰始主威獨運善曰

爾雅曰狎習也沈約宋書曰孝建武帝年號泰始明帝年號善曰良曰憚難也言與天子習近所

以有恩澤生而無畏難之色言善曰空置百司權不

為媚諛之色則易親也善曰運用也善曰外假而刑政糾雜理難遍通耳目所寄事歸近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習善曰禮記月令曰仲冬省婦事無得淫雖有貴戚近習無有不禁鄭玄曰貴戚姑姊妹也



近習天子所親幸也翰曰宋武帝明帝事每獨用權柄不外假藉於卿士也為刑政既多不能遍覽故寄於近習賞罰之要是謂國權出納之臣糾雜言多也

王命由其掌握於是方塗結軌輻湊同奔善曰莊子曰車軌結乎千里之外文子曰羣臣輻湊張湛曰如衆輻之集于轂銑曰言國權及王命出納並在近臣掌握故百官皆方軌輻湊而奔之也輻湊言如車輻之湊車轂矣

人主謂其身卑位薄以為權不得重曾不知鼠憑社貴

狐藉虎威善曰晏子春秋景公問晏子曰理國亦有常乎對曰諛佞之人隱在君側猶社鼠不熏也去此乃治矣戰國策荆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畏昭奚恤也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天帝命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天命

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畏我虎不知百獸之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於昭奚恤故北方之畏昭奚恤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

向曰言天子但見近臣之職位卑薄不知已權在於彼矣如鼠之賤矣為允於社則人不敢掘之是憑社以貴也同外無善注今百僚畏近臣為天之威在於彼也

逼主之嫌內有專用之功勢傾天下未之或悟

五臣本挾朋樹黨政以賄成善曰左氏傳曰襄十年王朝卿士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大夫瑕禽曰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濟曰嫌疑專擅也寤覺也挾謂相扶挾也賄成謂財貨以成政者也

鈇鈇瘡瘡搆於牀第里之

曲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瘡左氏傳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闕杜預曰第篋也良曰鈇

同



砧鉞斧也瘡痂喻讒譖成瑕疵也言倖臣構服

環於宮典牀簀之間使公卿伏鈇鉞於外也

冕乘軒出於言笑之下善曰左氏傳衛太子謂

死無與翰曰言有趨附與南金北毳來悉方

言笑同即得軒冕之榮也

屬虎魄也色赤故曰丹孔安國尚書傳曰車稱

兩銑曰金荆揚所貢故云南金毳衣北方所

出故云北毳也縹舟也縹繒也珀虎珀也兩車

也言趨勢之人賂遺近臣者皆以舟船載貨而

與西京許史蓋不足云晉朝玉石未或能比善

向注向曰漢有許皇后史良娣之家皆勢傾

天下晉朝王愷石崇皆富擬王者然比今日倖

臣則不能及及太宗晚運慮經盛衰善曰太宗明帝

之法未嘗不關於權倖之徒情五臣本憚丁宗

盛衰濟同善注戚良曰言諸王親屬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

皆畏懼倖倖之臣親屬欲使幼主孤立永竊國權

構造同異興樹禍隙帝弟宗王相繼屠戮五臣

子小反善曰六代論曰君孤立於上臣弄權

於下尚書曰天用勦絕其命孔安國曰勦截截

絕謂滅之也翰曰幼主謂明帝孤獨也言倖

倖之臣構造同異起立禍隙讒譖宗王使相繼

被戮而至絕民忘宋德雖非一塗寶祚夙傾實

滅剿絕也

由於此善曰寶祚猶寶命也銑曰忘厭也言

早也實由於此言傾覆嗚呼漢書有恩澤侯表

之由實從倖倖而起

又有倖傳今采其名列以為恩倖篇云向曰

嗚呼



嘆辭言佞倖之徒毀敗王政損穢帝道  
挾主行威傾覆國家是亦可哀故歎之

### 史述贊三首

班孟堅

齊曰固脩漢書自作  
叙傳而重述其旨

### 述高紀第一

五臣本列在後  
題於後者亦猶毛詩之趣也

皇矣漢祖纂堯之緒

善曰漢書曰劉向頌高祖  
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

及于周在秦作劉  
良曰皇大纂繼緒業也  
言高祖承堯之後故云大漢繼堯之德業也

天生德聰明神武

善曰項岱曰聽於無聞曰聰  
照臨四方曰明以肉知外曰

神剋定禍亂闢土斥疆曰武論語子曰天生德  
於予周易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夫

翰曰寔實也機謀暗合  
秦人不綱網漏于楚  
善曰神伐無不剋曰武

項岱曰秦重歛殘人天下叛之故敗言人耳綱  
以喻網網無網無所成以漏也言秦人不能整其綱

維令綱目漏也於楚謂陳涉反而不能誅故爰  
高祖因而起  
鏡曰綱謂綱紀也餘同善注

茲發迹斷蛇奮旅神母告符朱旗乃舉  
善曰爰  
於也高

祖初送徒經豐澤奮振旅衆也神母謂所斬蛇  
邊見老母哭云我子白帝為赤帝子斬焉漢火

德尚赤故舉朱  
粵于蹈秦郊嬰來稽首  
善曰粵  
始蹈履

也嬰謂秦王子嬰也稽首  
革命創制三章是紀  
謂降於漢  
齊同善注

善曰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  
良  
曰革改創始也三章謂高祖破秦改秦苛法殺

人者死傷人及盜  
應天順民五星同  
五臣善  
作合畧同

翰注  
翰曰高祖西入關五星聚於  
東井東井秦分是應天也畧光景也  
項氏畔換



黜我巴漢

善曰漢書曰項羽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韋昭曰畔換跋扈也

也注畔換反易也

西土宅心戰士憤怨

善曰尚書曰邊矣西

土之人又曰惟克厥宅心郭璞三蒼解詁曰西土謂長安也

向曰西土謂蜀也宅居也言蜀人皆居心於高祖征戰之士皆憤怨於羽也

乘豐

善本作

而運席卷

三秦

善曰左氏傳上會謂晉侯曰會聞用師觀豐而動春秋握誠圖曰諸侯水散席卷各

爭恣志

濟曰豐隙也言高祖乘戰士之怨隙舉兵自蜀漢而來破三秦如席卷也羽封章邯為雍王司馬忻為塞王董翳為翟王俱封秦中故謂之三秦

割據河山保此

善曰田肯賀上曰秦

懷民

善曰保安也懷歸也言漢據河山之固民懷歸者能保久之漢書曰田肯賀上曰秦

帶河阻山懸隔千里尚書曰黎民懷之良曰秦地帶河阻山高祖割據於此保守懷思之人

股肱蕭曹社稷

是經

善曰史記衛獻公曰有柳莊者非寡人之巨社稷之

臣 曹參為高祖手足之臣經理也

爪牙信布腹心

善曰毛詩曰予王之爪牙又曰赴赴武夫

良平

善曰侯腹心也韓信英布皆武臣也高祖有韓英如獸之有爪牙矣

張良陳平為高祖腹心之用

恭行天罰赫赫明

明善曰尚書曰今予惟恭行天之罰毛詩曰赫赫明明王命卿士

也赫赫盛之兒

### 述成紀第十

孝成皇皇臨朝有光

善曰項岱曰皇皇華色盛也

威儀之盛如珪如璋

善曰項岱曰珪璋王之妙好彫鏤者毛詩曰顯顯昂



昂如珪如璋  
良曰珪璋玉名  
閹闈恣趙朝政在王  
善曰閹闈

也門內恣趙昭  
儀姊妹以元舅侍中封陽平侯  
王鳳為大將軍領尚書事  
翰曰閹闈宮中門

也趙謂趙飛鸞  
王謂帝舅王鳳  
炎炎燎火光  
五臣作亦允不陽  
善曰

曰允信也內損  
於飛鸞外見壅於王鳳等信不  
得陽也張晏曰天子之威盛若燎火之陽今委

政王氏不亦熾乎  
銑曰天子之盛當如燎火之  
陽今內蔽飛鸞外委王鳳信不得陽也陽明也

述韓英彭盧吳傳第四

信惟餓隸布實  
鯨徒  
善曰漢書曰韓信家貧從

苦之乃晨炊蓐  
食食時往不為具食信知之自  
絕去又曰鯨布姓英少時客相之當刑而王及

坐法鯨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  
越亦狗

是乎  
向曰隸賤徒侶也餘同善注

五臣盜芮尹  
江湖  
善曰漢書曰彭越常漁鉅野

之說苑曰管仲故城陰之狗盜漢書曰吳芮秦  
時鄱陽令也甚得江湖間心號曰鄱君音義曰

尹正也  
齊  
雲起龍驤化為侯王割有齊楚跨

制淮梁  
良曰驤騰也雲起龍騰言與高祖相  
感而為侯王也齊楚韓信所封也

自同閑  
胡鎮我北疆  
善曰應劭曰閑音扞南楚

盧縮與高祖  
同里而高祖  
德薄位尊非祚惟殃

善曰周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左氏傳  
舟之僑曰無德而祿殃也銑曰祚福也言縮

德薄而居尊  
位非為福乃為殃答  
吳克忠信胤

嗣乃長  
善曰漢書曰芮為長沙王薨子忠嗣自  
芮後傳位五世無子國除  
向曰克能

文選五下  
三三  
向



也言吳芮能為忠信之行故五代嗣位長沙王也

### 後漢書光武紀贊

**范蔚宗** 銑曰光武皇帝名秀 贊曰光武皇帝名秀 贊曰光武皇帝名秀

**贊曰炎政中微大盜移國** 善曰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曜魯靈

光殿賦序曰遭漢中微盜賊奔突 濟曰炎火也 大漢火德也 中微謂遭王莽篡也 大盜則莽

也 移國謂兼國而盜也 **九縣颺廻三精霧塞** 善曰三精日月星也 孝經

援神契曰天地至貴精不兩明宋均曰天精為日地精為月河圖曰德布精上為衆星

曰九縣九州三精日月星也 颺 民狀淫詐神思廻謂振動不安霧塞謂昏暗

**反德世** 善曰尚書曰我祖誕命靈貺自甄 文考誕膺天命

春秋元命苞曰通三靈之貺交錯同端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 翰曰言民厭王莽淫詐而

思復漢室誕大貺賜也言光武大受 **沈機先** 善寶命神靈賜福祚而自成也甄成也

**沈機先** 善曰說文曰機王發之機也周生 物深略緯文 善曰經緯天地曰文矣 銑曰

沈深機微略法也言謀策先 **尋邑百萬** 魏虎為於萬物智略能經緯天地

**羣長轂雷野高旗** 蘇沒雲 善曰漢書曰劉聖公將軍徇昆陽光武令王常留守光武出救兵王

莽遣大司徒王尋大司空王邑將兵百萬旌旗輜車千里不絕又驅諸猛獸虎豹犀象之屬以

助威武圍城數重光武遂進尋邑亦遣兵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光武乃與敢死士千人

衝中堅尋邑陣亂遂殺王尋鬻子曰紂虎旅百萬穀梁傳曰長轂五百乘范甯曰長轂兵車也

東都主人曰戈鋌彗雲彗音蘇沒切 向曰同



善注雷謂如雷之聲於野也  
英威既振新都自

焚善曰漢書曰莽封為新都侯又曰更始兵到  
城中少年子弟自燒室門呼曰反虜王莽何

不出降莽避火宣室火輒隨之  
齊曰度劉庸

英威謂漢之兵威也振整也同善注  
度劉庸

代紛紛梁趙良曰度劉殺也庸蜀謂公孫述也  
陽自稱天子十者王郎稱

天王於邯鄲紛紛謂亂也  
三河未澄四關重擾

善曰范曄後漢書曰赤眉賊入函谷關敗更始  
光武乃遣鄧禹引兵西乘更始赤眉之亂特更

始大司馬朱鮪等屯洛陽光武令馮異守孟津  
以拒之

長安也澄定擾亂也謂朱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

鮪據洛陽赤眉擾長安也  
神旌乃顧遞行天討

銳曰旌旗也遞更也言光武神  
金湯失險車書

旗所顧遞行天討於四方也  
金湯失險車書

共道善曰鹽鐵論曰秦金城千里汜勝之書曰  
神農之教雖石城湯池無粟者不能守也

禮記子曰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  
向曰言賊

之金城湯池皆失險固而破也車同軌書同文  
謂天下

太平靈慶既啓人謀咸贊善曰靈慶謂天符  
也易繫辭曰人謀

鬼謀百姓與能王弼曰人謀謂衆議西都賓曰  
天啓之心人基之謀

齊曰靈神慶福啓開咸  
皆贊助也言人神

明明廟謀赳赳雄斷於  
有命系我隆善本漢善曰廟謀廟筭也揚雄連

也毛詩曰有命自天蔡邕獨斷曰光武以再命  
復漢之作良曰廟謀謂廟筭也赳赳武兒於

歎美辭也赫盛兒言武略  
雄斷之盛能繼前漢也

六臣註文選卷第五十終



公田... 文選卷五

... 言... 言... 言...

... 言... 言... 言...

... 言... 言... 言...

... 言... 言... 言...

... 言... 言... 言...

... 言... 言... 言...

... 言... 言... 言...

... 言... 言... 言...



Blank page with a large tear on the left side.



